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號

王雲五主編

天方夜譚

(三)

奚菩譚

889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天 方 夜 譚

(三)

譯 若 奚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天方夜譚

第三冊目次

波斯女	一
海陸締婚記	三一
報德記	六八
魔媒記	八七
殺妖記	一〇〇

天方夜譚第三冊

波斯女

伯沙拉城爲加利弗之附庸國，當赫命換力斯怯得時，主是國者齊納弼，與加利弗爲從兄弟，齊納弼不欲以行政權專屬維齊，攬甲開賽哇同秉國政。甲開溫和仁恕，善處事，有求苟者，力罔不爲盡；待人公，持己正，信孚於通國，朝野皆仰重之。而賽哇性惡，復善怒，凡與相接者，鮮不遭齟齬，或竟擯斥之；貪且鄙，擁有厚貲，而慳吝極豪髮；行事不惜拂人性，人不能堪，生平未聞有一人稱道之者。與甲開雖同朝，不相能；惡甲開之仁愛寬大爲異己，必百計阻壞。又時時譖其短於王前。一日，王退朝後，與羣臣語及置女奴事；蓋國俗於女奴選至苛，女奴得優寵者，權且與主婦等，於是羣臣相與議，謂才美奴未易有，有必大踴其值，至或出華貴族，或已訂婚，皆足爲室礙者。

時甲開持議謂：「選奴徵特當貌端麗，性行婉嫺，且須具智能，通各學，至音樂歌舞無不嫻，始足膺此選。蓋治事者執掌庶務，備極勞瘁，休憩時得妙嬈敏慧之侍者，左右語笑，以養活潑之精神，於娛樂中多裨益。儻徒重其色，而使鄙陋佻俗者廁其間，勢不至陷其主於蕩佚不止。」

國主善甲開言，命其物色，必有殊色，而得完全教育者。賽哇意既與甲開反，疑妬其重荷信任，心滋不悅，遂抗議曰：「所求女必如甲開言，則曠世不能得；即得，亦非糜黃金萬鎰不可。」王曰：「賽哇，汝以爲此價過昂貴，第一己私見耳，予則不然。」即命主財政者持金如數付甲開。甲開歸，即通告奴僧，必如約以求。皆銜命爭搜訪，冀得一當意。於是備選者日必數至，終渺及格，多遭點類矣。

一日凌晨，甲開造朝時，奴僧於途當騎請曰：「昔夕有波斯商人來，挈一女求沾，姿絕世，慧而才。商言女遂諸種學，博覽多識，女界中罕其匹。」甲開聞之喜，度果如言，則既合主旨，已寵將益堅。遂約時以女至家俟選。比回而波斯女已至。甲開見女妍豔無倫，喜逾所望。與之語，女答如響，並發言衮衮，知其學識不羣，非淺嘗粗涉者比。詢僧曰：「未識波斯商索值幾何？」曰：「商云至減須萬金，因此女歷載從學資及衣飾等，統核幾逾此數。至其蘊蓄成就，尙未計及。以彼學靡不通，求諸受教育之諸高才中，正如麟角然，的未易得。有奴若此，萬金之索，諒不爲多。」甲開當未聞僧言時，早隱度此女值必不廉，至是即招波斯商至，語之曰：「非我欲購，爲國主謀耳，值宜稍降於商所云者。」商曰：「使我得躬送女於國主，必獲無限之榮譽。第我不願出此，但償還歷年從學費足矣。至女才色，予意必能得國主歡心也。」甲開即如其數與之。僧曰：「君購此女，欲進諸王，甚善。惟長途風日，不能無損顏色。能小憩

二星期，然後薰沐而櫛飾之，必更見妍麗。進諸王，當寵越等恆。君既可得褒嘉厚錫，子亦與有榮焉。」
甲聞然其言，令女與其婦比室居，同案食，奉給優異。又使其婦爲製美服衣之，益綽約嫵媚有致。乃爾告者，予有子一人曰挪利達，頗聰敏，惜浮躁氣未除，爾倘遇之，須加慎。」波斯女謹受命。

挪利達者，幼爲母溺愛，嘗購母室，故以挪利達名。挪利達譯言養育也。方綺齡，容狀麗，有力而多智，和愉之氣盡見於面。性既敏，易奪於外物。偶一見波斯女，驚其豔。已知其父爲王購也，然心忤然不能無動。與之言，益嗚嗚見親愛。多方策畫，冀殫力爲之，或竟能攫而歸己。女亦深慕挪利達之爲人美而聰警，恆自忖曰：「維齊爲王而購我，是欲致我於青雲，用意良厚。倘陽託王而實陰爲其子計，則尤私心所深幸者也。」挪利達戀女日益切，窺間，輒與語笑，或寓意於談諷勸之。女亦色授魂與，彼此倦，不顧屬耳目。其母常斥之曰：「爾年長，不當逐兒女子瀾一室。日月易逝，亟當勸懲於爾所當務者，毋使達陷於不肖，爲乃父盛德累也。」挪利達不得已，退自強斂。

甲聞夫人甚愛女婉麗，潔浴室，飭侍婢具槃巾澡豆之屬，相與伺浴。復手檢飾服之至貴美者，物維其備。頃之女浴竟，盛飾出，霧縠織登，凝脂掩映，珠桂環串，復互相灼耀，容光動左右，若鑿齒之含曉

日，姿態萬方。夫人見而目眙神躍。女前吻其手曰：「蒙施盛飾，殆所謂妝嫖費贖矣。蓬陋之質，猥辱諸侍者以增妍爲譽，自顧愧汗，願質之夫人。」夫人聆其詞令之妙，大喜曰：「予妄加評罵，美飾尙壓於麗容。譬連城之璧，藉以錦繡，玉色益純。似汝娉姿，予目中誠爲僅見。」女遜謝。俄而夫人曰：「予亦欲浴，侍者頗爲具。」夫人飭婢二守戶外，禁波斯女勿出，倘挪利達來，拒莫令入。不意挪利達適以是時至入室，不見母，心竊喜，卽潛至波斯女所。遇二婢，問母所在。以浴對。又問波斯女曰：「在室。夫人有命，公子不得入。」挪利達不聽，欲冒掛氈逕進。二婢橫身阻。挪利達奮臂擲二婢戶外，入卽闔其門。

時二婢號奔浴室，具白夫人。夫人大恚，襪浴出。比至波斯女室，挪利達已逸去。女見夫人溼漉漉下，暴喘若不任，驚悸不知所措。曰：「夫人何倉皇若此？抑浴室有不測？不然，出胡速！」夫人曰：「噫，頃挪利達不入浴室乎？殆哉！大禍且踵至，若惡得佯若無事，轉作此冷語耶！」女曰：「公子但一至予室，於何得禍？乞明示。」夫人曰：「所以購爾者，爲欲進諸王。爾違訓與挪利達呢，如王何將累及予家矣！」女曰：「訓曷敢忘。今日挪利達來言，維齊不以予獻王，而以予偶公子矣。身爲奴，不能自主，又曷敢拒公子？辱公子不棄，竊不避萬死，予已心許之矣。」夫人曰：「天乎，談何容易！挪利達無信之徒也，予知其父必不憤憤若是，恐爾受其欺。度其父聞之，必憤怒不可遏。危懼之事當在瞬息間，予雖涕泣爲吾

子請罪，亦恐無濟。」大哭不止。女亦驚惶啜泣。甲開歸，見而詫愕，亟詢其故。泣益甚。良久，夫人具言所以。甲開忿極，搏膺而呼曰：「惡子敢爾，非先縛而痛榜之不足洩予憤！使子名一旦隕滅，不肖子乃忍而出此！奪君之愛而予其子，無論獲罪，人將不食吾餘矣！」夫人慰之曰：「錯已鑄矣，余願斥被飾之半，即可得萬金。君持以重購女奴，以進於王，當無不可。」甲開曰：「是何言歟！萬金何足道，予所惜者名譽之損失耳。賽哇夙爲予仇，有可以中傷予者，彼豈不能爲地。此事不幸爲彼所聞，彼欲快其私，必潛首於王曰：『陛下素以甲開爲長者，竊觀其行事，誠出意料之外。甲開受重金購女，今聞所購得女，國色也，匿不獻，私與其子擲利達。』且謂之曰：『以汝愛此女勝於王，故以畀汝。』今聞其子既得女，縱樂無度。臣以人臣欺君上，罪至重，不敢不以實聞。……」甲開語至此，長喟曰：「此事發覺後，衛士必立躡予戶，取女去，予一家且縲絏入詔獄矣，奈何！」夫人曰：「賽哇誠譎險。然子家事，即善偵，亦未必能知之詳。縱事發，王必詢君虛實。君可言波斯女一經考驗，實無學識，乃知向所稱皆波商自詭詞耳。有色而無才，譬麒麟之攄，徒資嗤噓。臣恐不足當王意，故未進獻。若是，則王必直君言，而賽哇之譜不售，夫亦將自敗也已。君仍當傳諸奴僮，告以前所購之波斯女不能中選，速物色他奴，則益足自彌其隙。」甲開聞之，心爲所動，籌思至再，即不得不如其言。然中尚快快，不欲遂貸擲利達。擲利達懼罪，伏

匿不出，潛身於郭外廢園中。此園罕人跡，故人無知之者。至夜分，俟甲開寢，始潛歸。未辨色，即起去。如是者匝月。僕輩亦多易之，不爲禮。且時時以主人將致爾死之言相恫喝，挪利達膽益若蟻鼠然。

夫人甚憐其子，乃伺間從容謂甲開曰：「凡人子獲罪於父，未有如挪利達之甚者，奪王所愛而陷君不睦，罪固不可逭。然以是必置之死地，雖憤洩而患亦隨之。君懼賽哇爲仇，第禍種隱微，恐爲賽哇者隨處而有。君不能容己子，人必因以偵悉真情，是掩之適所以彰之也。果爾，則欲去害而害轉烈。君其圖之。」甲開曰：「夫人慮固周矣。然予不懲挪利達則忿不釋。」夫人曰：「望懲後，卽了事。挪利達懼罪及，晝伏而宵歸。今夕俟其至，君暴起，聲欲致之死。當受罰時，予力爲緩頰，乃已；且卽以波斯女與之。是二人者久相愛戀，離之恐復有他變也。」甲開納其言，於是度挪利達當入，隱戶後。關啓，跳身出，猛擊挪利達仆地。挪利達回視，見甲開手白刃，欲刺其頸。正危急間，夫人出，格以臂，呼曰：「胡至此！」曰：「無問子，必殺此不肖！」夫人曰：「呀，必殺我乃可，予豈許君忍以己血汚己手耶！」挪利達亦投地泣請曰：「乞我父慈愛，容禱上帝，赦兒罪。」甲開卽擲刃。挪利達踴甲開前，吻其足，并自陳悔過乞宥。甲開曰：「往謝汝母，予特徇其請而恕汝。今以波斯女爲汝偶，汝當設信誓，待與妻均，不得以女奴視，卽有故，不得出遣，以此女才行迥絕，復能自節就範，勝汝多矣。」挪利達初不自意，邀幸福至是，感

喜不能禁，遂如言矢誓。比與女婚，具獲所願，意愈甚。而甲開心志，尙必待王問及購奴事，始以語支吾，恐滋疑竇，故每於進見時極言購女難乎其選，又不敢率爾應命，致不合陛下意，益重臣罪。歷時漸久，王亦不以此事置懷。賽哇雖確聞其事，以甲開方膺寵遇，懼己言不得入，乃忍不以聞。匪歲相安，爲甲開始望所不到。

一日，甲開浴後而風，體不適，寒疾大作。纏綿牀蓐間，病日棘。擲利達侍疾，窮日夜，無須臾離。比彌留，謂擲利達曰：「予荷上帝賜，幸優竊祿位，已無所恨。汝曩婚波斯女之誓言，口血難寒，汝宜始終守約，慎勿渝盟，使予不瞑於地下！」言畢，卽易寶矣。聞者知與不知，皆爲痛惜。王以失寶佐，尤震悼不置。比輿觀出葬，傾城執紼，會葬所者車千輛，爲伯沙拉城自來所未見云。

擲利達嚴門守制，適有舊交來唁，談次，見擲利達哀毀骨立，力爲譬解，且謂「足下誠守禮不出，惟君家先人之緒業，繫承續者是賴，假徒終身作孺子泣，不思橫述舊緒以恢拓新規，則先業由是而墜，又曷貴此無識之孝願？君速作健，不廢交際，勗勉奮發，以大其家聲。此故人所日夕矚望者。」斯言也，可謂直友，脫擲利達從其語，事事皆有節，何至他日有無數不幸事哉？

不意擲利達性寬仁無斷，遇事不能自持，徒徇人以見好，此其大蔽。至是聞友言，心爲之縱，一意

以結納徵逐爲務。賓客闐溢，窮日夕無休時。舉尤昵者爲十友會，年均與己若，飲食談議外無所事事。又以珍物徧贈各友，幾無日無之，多方娛友，博友懽。有時且令波斯女與會，或琴歌跳舞以爲樂。女雖游於羣公乎，而明敏有講識，見挪利達奢侈無度，意大不懌，乃從容進諫曰：「君父以雄財遺君，豈可不受之以節不節則嗟，理有必至。倘恣君所欲以供揮霍，雖銅山金穴，且有時而罄，吾未見一時千汲而尚得爲不竭之淵也。夫宴饗亦朋儕常事，然無限之費，後繼爲難。盍稍自制斂，留有餘不盡而得無窮之娛適乎？君冠紱世冑，胡勿效一官以繩糞業，則譽且益彰矣。」挪利達囁然笑曰：「請毋作此莊論，使人不歡。予惟知行樂而已。當父在時，動不得逾尺寸，無自由權，跼蹐大苦。今則惟予意所欲爲，必倍蓰縱行之，以償往失。汝言固不可廢，然時乎時乎不再來，安能敵敵焉淪精神於宦海，而放棄賞心樂事耶？」挪利達恆漫爲無營省，深惡人與言會計事，每見司出納者持簿來，卽麾之去，惟恐不速，曰：「吾知汝誠足矣。慎將事，勿煩吾抱。」司出納者曰：「僕旣司其事，不敢不以實告。諺曰：『錢不知計，後必丐。』」君家出浮於入久矣。今譴賞之費日益，將窮極侈泰，漫無津涯。君家非不涸之倉，願及時自慎。」挪利達聽然曰：「君言令人厭聽，予以己貨供幸舍之食，毋勞厓慮。」自後挪利達之友環招而至，相將爲坐上客。挪利達接之殷，無懈色。衆以其愚昧可欺，時時設方畧左右之，因以爲己利，所以稱

道狹媚之罔不至。凡覬覦其財產者，不惜百變其技以餽以弋，必遂所欲而後已。當宴叙極懽時，一友盡爵而言曰：「予曩出某道，有巨室，極輪奐之美。有園籜卉木，幽絢無倫，雖鈞天清都之居無以過。詢而知爲君家別墅，輒爲歎羨不置。」挪利達曰：「君言佳，卽以爲贈。」呼筆來，書券與之。由是客之騷而效尤者踵起以請。挪利達皆慨與，無稍躊躇。雖波斯女類以撻節爲規勸，挪利達口隨而心拒之。未一載，舉所有之資產皆揮斥殆盡。

一日罷宴，聞廳事有足音。先是挪利達屏諸僕，閉關與諸狎客俱，諧笑罔忌。至是中一友出觀，值挪利達走其前，則見司出納者恩惠至。挪利達詢何來。時廳事門半闔，此友故識司出納者，疑而潛聽耳焉。聞其言曰：「擾君清興，乞垂恕，惟事亟，不敢安緘默，否則僕自棄職分，無以對君。頃綜計出入，始知僕前日所預料及誦勸左右者，今不幸均驗。凡涉予手所入金費殆罄，他資財亦無餘。且諸傭佃均來白，君已券讓田園於他姓，往索取所出，竟徒手返，簿具在，可覈。倘必欲余仍職此，當別定章則，否則惟有乞退而已。」挪利達聞之，驚失色，噤不能言。其友急躡足入，具告諸人，且曰：「請諸公勉行樂，我則決去。」衆各動色起曰：「否否，果爾，我曹亦胡事留此？」言甫竟，挪利達至，雖強自持，不欲稍洩露，陽歡笑如平時，然氣索詞不屬，已隱呈於言色間。衆知所聞確，卽不待挪利達就坐，一友言曰：「有事

即欲別，甚悵悵。」挪利達曰：「何遽？」曰：「婦有急疾，須歸視，想荷許可。」遂長揖去。俄頃間，託辭洋洋而走者，趾相續。向之衣裳連襪，留連歌酒，譚諧嗚嘯，談噓一室，或甫辨色而綦履駢集，或午夜趁趨來會，鏡幃杳然，至是一刹那若霧銷烟滅，長廊曲榭，無復覓音，門外闐然絕人跡，雀羅之歎，殆不是過。

挪利達此時嗒若喪偶，與波斯女言及之，扼腕悔恨。女曰：「君任性而行，不察幾先之告，致有今日。予不幸早覺，故不揣冒昧，時竭芻蕘。君昵於羣小，不復留念，謂無庸以多慮妨娛樂，且云『不有運命主之乎？』予當時言即論運命，亦當以己之聰明材力筭理之，否則不可恃。由今而觀，可知予言非迂論也。」挪利達太息曰：「嗟乎！予真憊憊，充耳於若之良箴，雖悔何及！惟是予因友而竭其財，今且大困，友之愛予者，當必不棄予。」女曰：「彼爭樂與君爲友者，利君財耳，財盡則交絕。吾知君言甫脫口，彼必掩耳走矣。」

挪利達曰：「雖然，予必往。汝以爲予友皆酒食徵逐者耶，抑豈無抱肝膽篤氣誼者？緩急人所時有，掘西江以蘇涸，正友朋責耳。予子身往，聲金歸，安知不可藉此以復振也？」

次日，挪利達擬謁十友。先造一最殷富者之門。僕導客至廳事，持刺入白主人。挪利達突聞屏後大聲曰：「速出語，主人他往，令亟去；無論何時再至，仍以此言絕之。」僕出如主命。挪利達已聞之審。

始愕，繼媿，俄大悲，卽回身出。

曰：「噫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！若非敝日矢盟，謂終身不負者乎？念之令我寒慄。」旋以爲他友或不至，如若人之涼薄者，歷詣之，皆謝以事或他出，拒不之見。挪利達此時憤極，不能出一語，若萬斛冰雪，傾心扉中，悔痛幾無生氣，躑足而暗曰：「波斯女乎，誠智者！誠智者！吾乃今而知曩與吾出肺肝相莫逆者，皆肥我而噬我耳。其諂我者，不啻劊我腐；其稱譽我者，不啻咀我膏而吸我髓耳！今余腐盡膏竭，髓涸，彼不棄我，復何待？譬彼果木，實繁縈綴枝上，人繞匝爭取之，俄實獨，則去之惟恐不速矣。」行且思，益愧無地。歸見波斯女，蹙額有怍容。女驟覩其失望狀，笑謂之曰：「君知予說不謬乎？」挪利達曰：「不幸爲汝言所中，十詣無一見，彼皆衣食我久，受予重惠，一旦竟暴絕我，實非所逆料。人情險薄，可爲怵心！向予受人求，今乃求於人，轉不可得，余心死矣！汝其何以藥我？」曰：「君其姑自寬，亦惟有先斥奴隸，次器具，以支持朝夕，然後徐圖他策耳。」挪利達無如何，遂先售奴。奴僧賤，易告罄，又舉家具之精美者，揭而沽，得值倍遜於原價，卽至貴重物，值亦銳減。數月後，復不能支，無他物可斥，惟有以窮蹙落窶之懷，傾注波斯女之耳。女居恆慧賢，知大體，至是語突兀，與曩者判若兩人。其言曰：「君父前以萬金購予，當時度之，昂不必若是。願驗諸今日，予身之值，亦不致視前爲絀。君無已，其以

我付奴僧，當可立得主者。君得值，可商於他所以自謀生，卽不能大裕，亦足優游日月。」挪利達驚曰：「噫，予不意是言之竟出汝口，予所以待汝者，汝當自知，汝卽不自聊，亦不應以是念蓄汝抱。汝以予爲何等人，而遽畀予以無顏之事？予縱歷艱困，且且具在，予寧死不能破誓，以灰滅先君子之遺訓。汝雖先發此不睦之言，予不能踵汝之失。由是知汝之所待予者，以視予之待汝，孰然其有所不及矣。」

女曰：「味君言，若不諒予懷者。雖然，君誤矣。予雖有嗔三尺，不願與君辨，予之心惟上帝是鑒。如謂子之於君，其愛不及君之於子，致有此分張之議，則上帝必能知我之苦衷。蓋人至窮迫時，用權之念，勝於用經，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子之志願，自謂尙有足以見信於君者，但予身在，予志不可易，他日君能珠還予，非惟予願，抑亦君之願。君奈何不再思而中若怏怏？試問君，今舍是謀，果何道而可紓此困？」

挪利達不能答，度不售女無以存，并無以自存，不得已送女於奴市，市專爲賣買女奴設者。挪利達謂其僧哈其海生曰：「此奴求售，願定值。」哈其海生邀入室。波斯女卽撤其蔽面衣。哈其海生曰：「君何善談？此非曩日尊甫以萬金購得者，胡云售？」曰：「君不必致詢，爲覓主者足矣。」哈其海生曰：「必盡力，當爲求善價。」乃留女於室，出集諸販者，謂之曰：「諸君，凡物不能以其名定優劣，女奴亦非可一例視者。君輩見女奴夥矣，然以持較此女，誠未足彷彿萬一。請入室一觀，并當定值。」比

見女，衆皆驚爲得未曾有，遂共議，先以黃金四千錠爲索價。哈其海生乃號於衆曰：「此波斯女奴值黃金四千錠！」衆方議欲加值，適賽哇道經奴市，瞥視挪利達，自忖渠豈欲將斥具之資來此購女耶？復問哈其海生宣言，賽哇以值重，度女必有殊色，策馬進曰：「予欲觀此奴。」故事，奴經諸販者定值後，他人不得再寓，第衆懾賽哇威，不敢逆命，遂出波斯女。賽哇諦視女，美麗絕倫，亟欲得之，詢哈其海生曰：「是女果值金四千錠耶？」曰：「然，衆議先以四千揭，俟有加者。」賽哇曰：「若無人加價，我將如數付汝，購此女奴。」言畢，卽舉首目衆人，隱示意，不得再益價。衆畏意不能聲。約半時許，賽哇見無敢與爭者，意得甚，謂哈其海生曰：「尙何待，速言諸售主，值已定矣。」哈其海生卽前私謂挪利達曰：「予雅不欲以沈邁之言告君，雖售奴，絕無利益，奈何？」挪利達曰：「曷故？」曰：「始則甚有望，當衆同聲稱可，先索價黃金四千錠。時賽哇適至，衆原議逐益其價，至黃金而止，詎一見賽哇，各箝口，無肯道隻字者。時賽哇知衆無敢與抗，據四千值，亟欲得之。君爲售主，許否，僕不敢參一辭。賽哇憑權勢，飛揚跋扈，國人舉莫撓其鋒。此女定值視原值已削數倍，賽哇叵測，或竟以力壓，不可不名一錢而得此女，亦事之未可知者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感君注意，賽哇與予家積不相能，予雖窮乏，寧填溝壑，實不願使此女入人手。君知予者，請爲設方路，以力闡此事何如？」

哈其海生曰：「茲事大難，無已，君可僞言。」曩是奴有小過，失偶觸子怒，予一時不能忍，欲傳之；實則渠無大惡，予雅不欲其爲他人奴，願罷前議。」如是則諸販者無言，卽賽哇亦不能強。」言次，賽哇已至，欲付值取女。哈其海生曰：「奴在此，爲君家人矣。」時挪利達突前執女，大聲呼曰：「汝可速借子歸！前汝失辭，致予志不可遏，決欲售汝。繼思汝平時向恂謹，非不可恕，姑返汝，觀汝後效。」賽哇瞥見挪利達來前，心大不懌，聞言，怒氣益涌，指誓曰：「汝蕩佚而落魄，至售其女，奴定值矣，而忽反復，無論背例，汝家空諸所有，此奴外復何物可暫活汝須臾者？汝盍自付！」語竟，卽策馬前，欲攫女。挪利達目示女，使自匿，卽奮力逆衝賽哇，猛若燒虎，馬驚退至三四武。挪利達持馬銜大罵曰：「民賊，毋橫敢再前，吾裂爾體！」賽哇夙不理於衆口，以其橫恣，多銜恨者，見挪利達遠與之抗，皆大喜，各舉手示意，欲合力困賽哇。賽哇見事亟，竭平生力圖脫。而挪利達少年有勇力，見衆助勢，膽益雄，奮然曳賽哇下騎，擲溝中，拳足扶闕之無算。賽哇呼譽，首觸石，血如瀉。其僕從爭來救，拔劍擊挪利達，爲衆掣阻，且曰：「若曹持兇器，欲何爲？若主爲維齊，彼挪利達之父前亦爲維齊，彼同官，卽爭競，事易和解。若曹若致死挪利達，是重入汝主罪矣。」時挪利達亦疲於搏擊，卽釋賽哇，攜波斯女歸。衆鼓掌稱快。賽哇銜重，仆溝內。從者力拯之，起，泥血淋漓，狼狽無復人狀。憤且媿，命從者兒詣王宮。

賽哇見王，王見其負重創，詫甚，詰之。賽哇曰：「臣欲購一女治庖，覓諸奴市，至則見一波斯女，美
容色，詢爲前維齋甲開子挪利達者出售。陛下當必憶及，曩以萬金付甲開爲購奴用，詎甲開贖此女，
既購，匿不獻。以女不願，與其子。子自甲開死，修葺無度。未一年，大困，斥其具盡，乃售此奴。臣見挪利達
於市場，顧念世好，未忍誦言其父欺詐事，仍接之以禮，曰：「挪利達，子已知此女奴繇諸販者定值四
千金，子欲購獻諸王，且登刻吾子，必荷寵賜。」臣語甫畢，挪利達勃然曰：「死公，以此奴售諸汝，不如
送猶太人之爲愈。」甫交譚，卽施謾罵，不知其何意。第臣不與較，謂之曰：「子言過矣。味子語意，且傷
王，子與子父同受王遇，言不可不慎。」臣意以是言導彼，必能知過。豈知挪利達益怒，目礫礫，遽前擊
臣，自馬背墜溝內，橫施捶擊，幾死者數，彼力盡始止。臣命不足惜，日無君上，若挪利達者，此風又可
長！言竟，袒而示傷，涕濟濟下。王深惡挪利達所爲，有憤色，顧衛士曰：「速率兵四十人，至挪利達家
籍沒其產，並拘挪利達及女奴來。」時有內監沙奇者，初爲甲開奴，後舉以入侍，避權內監，深感故主
恩，且於賽哇騎斃甲開事常憤憤，今聞王入賽哇言，發衛士，必置挪利達死，卽馳抵其所力搥戶，甚急。
挪利達家無僮僕，自出應門。沙奇曰：「大禍將至，伯沙拉不可居，其速遁。」挪利達亟詢何事。沙奇曰：
「賽哇挾夙怨，已將君事詭白諸王，捕者將至，茲以四十金資君及女奴行，媿倉卒未多備。君亟去勿

遲，請從此別。」卽匆匆去。挪利達入以告女，相與束裝，女以巾障面，偕離故居。

出郭，幸無邏者。達幼發拉的河口，登舟將發。主舟者聲於衆曰：「客集否？尙有事欲離舟否？有遺忘物否？」衆皆以備齊對，遂啓旋行。風利，舟至疾。挪利達心喜甚，度卽善捕，亦無從蹤跡矣。

衛士之往捕也，叩戶無應者。破門入，兵爭進，逼覓挪利達與波斯女不得。詰左右居，以不知對，蓋挪利達夙厚隣，隣卽知其逸，亦隱諱其在何所。既籍其居所有以覆命。王曰：「凡可藏匿地，搜毋遺，必得乃已。」衛士復四出訪偵。王溫語謂賽哇曰：「可歸去，勿以挪利達事爲念，雖遠颺，必弋獲，以重懲其罪。」於是下令大索，不能得。揭賞能獲挪利達及女奴者，與千金，又不能得。賽哇雖欲甘心，竟無由報怨焉。

挪利達與波斯女附舟至報達，將抵步，主舟者喜謂諸客曰：「幸此行至迅，爲諸君賀。」報達乃大都會，居民富庶，遊客輻輳。諸君登覽後，卽知其闐闐之闐紛，室宇之崇麗，舉莫與匹。且氣候適宜，冬不寒，夏不熱，常若春秋佳日，洵樂土也。「言次，船已下旋。衆競登，挪利達偕女亦攜手上。」

挪利達甫至報達，不識逆旅所在，遂與女沿底格里河行。旋緯垣一帶，甚修楚。循而前，復折，則甃路皆以瓦，作種種巧式。清泉潑潑然鳴其側。有門矗立，極彫飾之盛。門前有廡，廡旁置睡椅二。挪利達

曰：「時近暮，體倦，盍憩此，明日覓逆旅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君以爲可，子固所願。」相與掬水，飲少許，共倚椅小語。泉聲洞耳，景色蕭寂。無何，二人均入睡鄉矣。

是園窮池臺樓榭之勝，多飾以波斯名畫。中有廳事，爲諸畫匯列，均其向都八十，皆以巨玻璃爲窗。窗各綴大燭葉一，熱則光達數里外，熊熊徹旦。主此園者卽加利弗也，暇輒臨觀，命史其克愛勃雷姆筦是園，爲暮年娛賞，以酬曩日庸。遊觀者不得入，或擅惡廬間椅者有重罰。挪利達至此時，值史其克他出，比歸，瞥觀男女二人據椅臥，以絳蔽面避蚊虻，大驚，自忖曰：「是二人者乃藐法至是，必重笞之。」亟潛步入門，手大杖出，擬悉力一擊。杖甫起，忽猛止曰：「若人或自遠方來，不知是園之禁令者，漫扶之，烏乎可當先詰問。」遂啟其蔽面之絳，則一美少年一豔女也，怒爲頓釋。徐曳挪利達足。挪利達寤，見老者白鬚彪彪然，長幾及足際，和容立於前，卽起立吻其手曰：「丈，願上帝保護，不識丈意云何？」史其克曰：「若何人來自何所？」曰：「我曹自遠方至，以不識逆旅，天暮，故暫憩此。」史其克曰：「憩此恐有不測，盍偕予入室。」雖日暮，園中尙足供眺覽，俾若曹不虛此行。」曰：「是園屬丈否？」卽笑答曰：「然，受諸子父，諒汝曹亦必以得游爲快也。」

挪利達感謝，偕女入園。史其克首導至高閣，俯眺全景，結搆點綴，景物天然，實出伯沙拉諸名園。

之上。又徐步花徑，且行且互道姓氏，謂史其克曰：「是園勝絕，願丈得無量壽，優遊泉石。我曹辱不棄，接待殷至，愧倉卒無以報，有金二錠，乞丈代治具，共遣良夜，何如？」

史其克性至貪，驟見金二錠，色燦燦然，與目光相激射，喜顛不能自持，納袖中，卽辭而出。笑吃吃自言曰：「是二客殆夙以財雄者，幸予優待，不致交臂失。區區治具，需金十之一已足，餘可盡充私橐矣。」

史其克之思染指於金也，且行且籌度，延未卽歸。挪利達偕女於園中閒步眺矚，至中央廳事，規模闊廣，弁冕諸室，構築之精奇，雲講波詭，不可仿像。環觀數匝，意刻刻欲入。歷階上，則戶鍵焉。方旁皇間，史其克已返。挪利達迎問曰：「丈不言爲是園主乎？」曰：「然，何復詰？」曰：「然則畫廳亦爲丈有否？」史其克見語寢逼，自忖「廳在園，惡能異主，廳亦何必不可僞言爲我有者。」卽應曰：「然，君胡贊問？」挪利達曰：「蒙厚意，猥廁座客，所以不避刺刺者，欲入廳事，一寓目名畫，惟丈指導之。」

史其克見挪利達言委婉有禮，不能却。又思乘輿來必先有傳語者，度今夕必不至，遂取鎗乘燭，啓門延二客入。陳設既富麗，列諸畫，美且夥，疑身入其中，神移目眩，燭照焯，纖豪畢見。挪利達觀賞不置，隱若根觸，思家居事，喟然太息。

俄而饌備，卽設廳事中，相與食竟。挪利達闚窗望，顧波斯女曰：「華月懸照，水竹益清，亟來同賞。」時史其克亦至。挪利達曰：「不識丈能以飲材見賜否？」曰：「我有水，甘且馨，然食後不宜飲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所欲得者飲材，非甘水也，君寧不解予意耶？」曰：「然則所欲者酒而已。」挪利達笑頷之。史其克曰：「上帝戒予飲，並不得近酤肆，且我己至麥加矢誓，終身斷酒。」曰：「求丈恕我，購酒少許。子有策，能使君不入肆不觸酒器而得之？」曰：「善，願聞教。」曰：「園有醴，可用代勞。再奉金二錠作酒值。丈但以篋二，置貯酒器於中，架驢背，驅至近酤肆所。少俟，遇有詣肆者，卽許以醴，倩其驅驢沽酒。比出，可白驅之返，予當手取酒以飲。如是，則與君夙戒不相妨，非善策乎？」史其克大喜，目眈眈視挪利達。果出金二錠以授，乃軒渠而笑曰：「君真善於策事者。不然，我雖費幾許經營，尙未識能副君命否。」遂攜金去，少頃卽返。酒既具，挪利達曰：「甚感代勞，然尙需一物。」曰：「明示之，必效力。」曰：「瓊數串，果數種而已。」曰：「所欲第言之，必有以報。」卽出取金銀酒器，貳以名瓷，並嘉果數種，羅列食案。挪利達挽之飲，固辭而出。

挪利達復入席飲，酒至甘冽，謂波斯女曰：「異地邂逅，復得暢意，幸甚。可勿辭齋醉，用以祓征途之不祥。」相與引滿飲，按節而歌。時史其克竊隱身階上，聽歌聲清激，婉轉動人，久之情爲之移，不

能自持忍。數數探首窺覘，知已爲挪利達所見，卽笑謂「君等樂甚，予亦良懼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我曹不敢強君飲，願君入坐共譚笑何如？」曰：「得聆清歌，於願已足，無俟接席也。」言竟，儵然引去。女見其仍匿暗隙，卽謂挪利達曰：「度若人雖聲爲戒酒甚嚴，虛涉矯僞，予必強之飲，君能從予策否？」曰：「第言之。」曰：「先力勸之入坐，移時，斟酒使飲。彼若固拒，君卽自傾盡，陽醉假寐。此後事予能了之。」議定，挪利達見史其克又探首於內，卽起謂曰：「我曹客此，猥辱不遺，有加禮，實欲撤席與君申懷，望勿固辭。君戒酒，惡敢相強，但使君縱譚娛意而已。」史其克遜謝不遑，遂逡傍闕而坐。挪利達曰：「此坐稍遠，不能近接音談，致敬臉，請移就此女坐，以樂君心。」史其克遷延微笑，趑趄以就，坐與女近。挪利達命女再奏新曲，以侑主人。歌畢，挪利達持酒一觥，謂史其克曰：「願君盡此，祝長樂壽康。」史其克起退數武，有驚色，皇然曰：「願恕予罪，已告君戒酒久，不能背誓。」挪利達曰：「愧子意未誠，未蒙垂許，區區之忱，謾當盡此觥，以爲先生壽。」當挪利達舉觥時，女剖蘋果之半，貽史其克曰：「知君不願同飲，此果清芬，諒不見斥，敢以奉。」史其克見女手纖纖然持果以餉，不忍却，受而咀之。於時挪利達已倚椅暇，若不勝酒力者。女耳語史其克曰：「君不見渠已玉山頽乎？平居與飲，觴未二三行卽滯醉，使子獨酌無侶，殊損佳趣。君倘不以卑陋見屏，請洗樽重酌，廣續今夕之懽。」於是舉一觴曰：「盡

此爲子增幸福。予亦當陪釀，不敢辜君雅意。」至是史其克不欲拂女情，卽兩手接觴徐呷之，蓋以女囁囁軟語，情不能却，頓忘前言矣。史其克本夙嗜酒，然雅不樂與不相識者飲，亦時時至酣肆，皆獨飲，不欲見人，實無所謂戒酒者，特故峻其辭以預杜勸飲之口。史其克盡一器後，又啖餘果。女頻以巨觥進，史其克亦不之辭，樽至卽空已。

正酣飲間，挪利達寤而起，睇視之，笑曰：「酒佳乎？君言立誓戒親麴蘖，至惡觸酒器，入酒廬，今且若長鯨吸矣。」史其克驟受譏，爲之失色，繼而強笑曰：「使子破酒戒者彼美耳，予不任咎。苟非木石，其能不動於愛情者誰耶？」女知挪利達意，佯言曰：「任彼自覺其說，不必以是之故致擾酒興，使君不歡。」移時，挪利達自酌，復酌女。史其克見獨遣己，愜然舉杯相向曰：「飲不及我，何也？我豈不能爾君等酒徒之列乎？」二人聞之，均笑不可仰，遂頻爲之酌，醕酢極樂，至夜分，猶未散。

時食案僅具燭一，女謂史其克曰：「燭甚夥，燃一似過客，多多益善，盍使一室通明？」史其克時有酒興，正與挪利達縱談，衮衮不能中止，漫答曰：「請自燃何如？爾年少，舉動便利。然數以五六限，勿多燃。」女不從，燃之盡。史其克貪與女笑語，挪利達乘機請再及燭臺。史其克神搖臂，不知燭光已耀一室，又漫答曰：「君欲燃則自燃之。倘習懶欲委諸人，將病與子等，君青年不應乃爾。第燃不得過三

枝，慎毋忘。」挪利達則盡蕪許燭臺，無遺者；窺八十葉，亦一時洞闕。史其克方與女促膝密言，目若無見。

是時加利弗尙未歸寢，偕維齊基阿法語宮中。是宮面底格利斯河，園在其側。加利弗倚窗眺見畫廳燒燭若列炬，戶牖洞耀，光煜煜薄霄漢，大怒，謂基阿法曰：「汝不慎職守，乃至此畫廳之燭，朕至始燃，今孰敢擅燃者？亟督以告。」維齊曰：「竊有所陳：四五日前，史其克愛勃雷姆曾語臣語及擬會牧師，舉行回教大典禮，爲陛下祈福。臣許爲轉奏，偶忘未卽聞，死罪乞宥。畫廳燃燭，當由會集牧師耳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如汝言，已有三罪：一，擅許史其克會牧師於畫廳，彼管閣小吏耳，不應行此崇大禮；二，不卽入奏；三，汝未目督而遽對。」言次，色稍霽。維齊見加利弗怒漸平，幸此事可相蒙以自文過，私心竊喜。加利弗曰：「汝罪應罰，幸不重，姑緩。今命汝至園，朕亦躬往，以督史其克之舉動。朕當微服，汝與美士勒亦易服以從。」基阿法力諫阻，謂夜已闌，至則恐已罷會。加利弗勿聽，蓋基阿法所云皆虛構，去必敗，心志不安，然不敢逆上情，遂噤不復言。

加利弗偕維齊基阿法及總寺人美士勒易服詣園，見園扉洞闕，蓋史其克行沽後，忘鍵其戶。加利弗顧謂維齊曰：「夜過半矣，胡筵輪不嚴？史其克司啓閉，而戶不時闕，殊乖職守。或以要事殷，偶失

檢，情尚可原。」比入，至畫廳前，先飭維齊隱偵之。維齊以應事戶亦未闔告。加利弗聞之，卽潛步躡階上，隱門際，覘室中人甚悉。見一美少年及一麗女與史其克共席而飲，大驚。又見史其克持杯酒向女曰：「今夕可謂盛會，酒酣耳熱，當歌遣興。予不敏，敢先導引。」於是擊節而歌，音致宕往。加利弗平素以史其克嚴重，不溺酒色，稱爲長者，今竟若此，是前後判若兩人。退而謂基阿法曰：「汝言今夕有牧師之會，今試觀之，其信然耶？」基阿法知事露，心戰掉，強往窺之。見男女雜坐，談謔方酣，益惶恐不知所措。回至加利弗前，孱若木偶然。加利弗曰：「若輩何以擅入闥，且燃燭高宴？史其克何以縱之入，與同飲？史其克老矣，何昏憤若此！察彼舉止言貌，當爲夫若婦，非狎邪者比。特若曹爲何如人，以何事至，必究之。」復往窺，維齊侍後。聞史其克謂女曰：「汝有何術，能使吾輩今夕得完全之樂？」曰：「以予觀之，至樂無過於樂。乞假樂器一，當小試其技。」史其克曰：「能琵琶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史其克卽往密室攜琵琶授女。調絃之頃，加利弗曰：「基阿法，倘此女搗琵琶善，當赦其罪，并及美少年。惟汝妄言，例應償首。」基阿法曰：「願上天默佑，使此女病指。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搗而善，臣獨死，不善則二人且隨臣死，豈非愈不善愈快樂乎？」加利弗好談謔，喜基阿法應答機敏，笑頷之。復引耳以聽，聞音節幽婉，韻泉鶯語，不足以喻。間以清歌，絲肉競響，益瀟瀟移人。退而稱曰：「美哉！朕聞搗四弦者屢矣，而絳草香

勝不可方物，直以意行而不以跡造者，惟此實無倫匹。重以引吭吐節，感沁心脾。朕向以嫺嫺歌彈之美，以此女較之，未可同日語。朕深欲入聆雅奏，恐於事未順，故踟躕莫決耳。」基阿法曰：「陛下倘驟入，史其克必驚悸而死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念此老事我久，朕因我而死，心實不忍。有一策可兩全。朕去即來，汝與美士勒候於此。」

是園之築實因底格利斯河之利，引河水入，灌爲大池，養魚至夥。漁者知之審，時思網取，以嚴禁不得入。是夕經園外，見扉未鍵，潛進。甫投網於池，而加利弗已至。蓋加利弗知園門未闔，必有來竊漁者，故巡行池畔。雖微服，漁者識之，投地乞恩曰：「實迫於朝夕，不得已出此。」加利弗曰：「起，毋駭。亟投網，將觀汝所獲。」漁者凡數舉，得魚五六。加利弗擇其巨而美者二繫之，謂漁者曰：「子與汝易服而著。」頃間，易定，自覲頗背漁父狀，曰：「汝速持網他往。」漁者如命去。

加利弗攜二魚，闐然至基阿法前。基阿法不之識，呼曰：「漁父胡至此？其亟去！」加利弗大笑。基阿法曰：「不圖陛下易漁者服來也，主臣，臣不聞聲，竟不能辨。度史其克覲面，必無由知陛下，可徑入，無他慮。」曰：「汝與美士勒仍守此，毋離。」

加利弗升階，手推其半闔之戶。擲利達聞聲，卽告史其克并詰謹何。時加利弗已入，曰：「予吉利

曼業漁。有人語我，君今夕宴客，適獲魚二，甚腴，亦欲購以佐庖否？」挪利達與女夙嗜魚，聞之喜過望。女曰：「請君許漁者入內，俾吾儕得觀嘉魚。」史其克已困於酒，目迷離不復辨識，即承女憎，呼曰：「來，汝其挾魚進。」加利弗舉武，甚肯漁父。女曰：「魚洵美矣，能烹以進，則更佳。」史其克謂加利弗曰：「生魚雖美，不可食，亟往庖所治之。」

加利弗出而潛告基阿法曰：「得魚喜甚，且無一識朕者，猥使執爨人役。」基阿法曰：「臣願往代。」曰：「朕既能爲醫師，又何必不親釜鬻烹小鮮也何害？」於是基阿法美士勒並從至庖所，助加利弗烹魚。加利弗盛以巨槃，置廳事中，食案又各設檸檬一。當食魚時，加利弗旁侍。挪利達曰：「今日食魚至美，微子捕若烹，惡得飲此味，當厚謝盛意。」探囊尙餘三十金，并囊畀之，曰：「惜所齋止此，倘囊有多金，子必罄以贈。子若早日遇子，子亦不復從事於笠簷簞屨間矣。」加利弗受而謝曰：「君雅量宏遠，世所僅見。今日得良觀，喜不自勝。不揣冒昧，竊有陳乞。子夙具音辨，尤耽四弦，茲者檀槽、鳳尾、列巾、幌之旁，夫人當必善此。敢乞賜鼓一再行，俾得聆雅奏於顛斯。」挪利達聞之，謂女曰：「試鼓一曲，以娛客何如？」女即呦然而唱，和以弦索。歌畢，復手掬自度之調，聲繞梁欂，泠泠然洞耳沁心。加利弗大樂，拊髀雀躍而呼曰：「美哉，技至此，綜古今善歌彈稱絕藝者，皆可以奴僕命之，無復有與

倫比者矣。子何幸，乃竟得一傾耳，子無憾矣。」挪利達性豪爽不吝，其所蓄物有稱譽之者，無論如何珍貴，必立畀之。今聞加利弗讚波斯女不容口，即喜謂之曰：「君真解事，彼既能悅君心，即當爲君有，請以持贈。」言畢，起著外衣，與加利弗別。斯時挪利達尚不知加利弗爲何人，但見爲漁父耳，一語聞，卽慨然以所愛者相贈，其天性之豪宕，誠世所希有者。

波斯女聞之，驚駭欲絕，謂挪利達曰：「君將何之？」挪利達曰：「君將何之？」挪利達從之。女復提琵琶於膝，日視挪利達，淚若雨墜，且搗且歌，蓋深怨挪利達之寡情蔑義，視己如敝屣，嗚咽悲哀，不能自已。一一自聲中傳出。曲終，擲琵琶於旁，以巾拭淚。挪利達默然不答，棄絕之意已於無言中見之。加利弗詫問曰：「如此美慧無匹之女，君乃慨然相贈，彼得毋奴於君者？」曰：「然，使子聞予所遭，必更駭愕。」加利弗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挪利達具述購女以來事。加利弗曰：「君將何歸？」挪利達曰：「嗚呼，子將何歸？天乎，胡不示我？」加利弗曰：「故國之思，諒時在抱。我當爲作尺一，致伯沙拉王，王必冰釋羸事，以禮遇君。何人敢與君抗者？」挪利達曰：「吉利曼，爾一漁者耳，未聞有操罟釣之業，而與宮中通聲氣者，令人索解不得。」曰：「何疑之有？我與伯沙拉王爲總角交，志意沉澹，俄而升沈異致。然吾儕交誼，不以車笠殊也。渠數招子作伯沙拉遊，至則彼必禮款。君旣爲子友，則渠必能視子友如渠友，必更

有以重君。君何慮焉？」挪利達領之。加利弗卽作書曰：

赫辰換力斯怯得致書於從弟讓，讓齊納弼。持書人爲前維齊甲開子挪利達。爾見書後，去爾之服加其身，脫爾之冠冠其首，其頭讓位於挪利達，毋違我命。

書竟，加利弗不之告，緘而與挪利達曰：「齋此書，亟赴港，乘舟返，遲恐不及，舟發有定時。昨夕未寐，抵舟憩息可也。」挪利達持書出，是時囊中祇餘銀錢少許，卽沙奇贈金時所用存者。波斯女見挪利達出，悲且慙，嗒然歎於椅，悒悒之狀有令人不忍見者。史其克側耳久，見挪利達出，卽矇目視加利弗曰：「吉利曼，汝以二魚至，值不過二十銅幣耳。今汝驟得囊金，沈沈者，復得女奴，娟娟者，汝何僥倖！噫，汝死妄想均爲己有乎？吾語汝，是女常與我不分之。囊中物可出驗，銀耶，汝取一，金耶，我盡得之。魚值則別有以償汝。」加利弗曰：「囊所儲予未審視，或爲黃白物，析必均。惟此女必屬子，汝毋逆子，悞逆則將一無所得。」史其克大恚，以爲若不過一漁者，至卑賤，胡跋扈乃爾，遽執聲擗擗其面。加利弗以其沈醉，不與較，兩側身避之。櫺中壁，砰然粉裂。史其克見一擊不中，愈益怒，燭入後，欲覓大杖而甘心焉。

加利弗乘隙至前窗，以手隱示基阿法與美士勒及四從者皆入。從者急爲加利弗易王服，就椅

端坐。俄史其克持大杖盆轟而入，擬痛撲漁者，舉首忽見加利弗儼然中坐，基阿法等侍，惶戰不知所。加利弗笑曰：「史其克，汝操杖而四顧，意洵淘，胡爲者？」史其克始悟吉利曼卽加利弗也，五體震慄，長跽乞哀，修髯拂地，呼曰：「微臣慙慙，致觸天威，願逾格仁慈，赦臣之罪。」加利弗曰：「無懼，當赦汝。」

波斯女始知主是國者乃加利弗，非史其克，其僞漁而因以爲詞，耶念至此，鬱鬱爲積已。加利弗謂之曰：「汝從予歸，嘉汝聰慧，予不欲受挪利達之敬禮以損德譽，歸後將館汝於他宮。至挪利達事，予已致書伯沙拉王，令讓位於挪利達。他日，汝卽因之而貴，可無他慮。當續發使持牒，往爲句當也。」女聞之，轉悲爲喜，思挪利達餽一旦踐王位，則誠爲私願所不及。加利弗歸，囑其后查俾得謹款女，敬禮毋失。

方挪利達之附舟也，風利不泊，不數日，抵伯沙拉。登陸，蹣跚行，不因知舊，持書逕達王宮。俟間，躬上之。王啓視，色驟變。既接吻於書者三，欲從其言。復以書示賽哇。賽哇之仇挪利達也，無已時，閱之大駭。思挪利達爲王，必害己，當以計傾之。僞爲閱書未審狀，向光處復閱，潛挾去其名及要語，吞之，曰：「陛下之意云何？」王曰：「當遵加利弗之命。」賽哇曰：「嘗此書雖加利弗手筆，然簽名處及要語

並付闕如，顯熟審之。」王接書復觀，以始閱時故完好，何忽缺失，或由一時目眩。方猶豫間，賽哇曰：「此書必挪利達惡陛下及臣，故乞加利弗作此以報宿怨。一紙空文耳，無使臣護送，直可作廢。仁明如陛下，奈何無故以君位讓，失臣民之望？乞陛下聽臣言，以挪利達付臣，當鞠治之。」

王從其請。賽哇歸第，卽痛撈挪利達無算，幾死而後止，命囚諸地窖。窖邃而黑，稍與乾饑及水。挪利達比蘇，見體創甚，歎曰：「嗟乎，漁父賣子，待爾以誠，而爾以譎險報！世豈有受人之仁而以不仁報之者哉！上天雖佑爾，爾乃忍爲虛詐？若是子之遜此，夫豈有使之者？丁茲荼毒，其何以自釋耶？」囚挪利達者六日，雖不致之死，然欲殺之心賽哇未嘗一息忘，蓋其設心陰而狠，必欲殺挪利達於廣衆中，以報曩時之辱。策既定，至第七日，鸞晨，率奴致禮於王，至豐腆，僞言曰：「陛下觀此儀，皆新君所贈，請受之。」王聞之，大驚曰：「何也？豈若人尙未死乎？」賽哇曰：「未奉命，臣不敢擅殺。」曰：「今以全權授汝，亟去爲我殺之。」賽哇曰：「臣曩時遭挪利達於稠人中，所以侮臣者至甚，此事陛下亦既知之，敢乞恩許，必肆挪利達於市，使合境之人知其罪，庶一洗前日之恥。」王允其請。民間之者，莫不感前維齊之德而悲挪利達唾賽哇焉。

於是賽哇親出挪利達於窖，使跨瘠瘠之馬，無韉無轡，蹶而行。挪利達見已入仇人之手，悲且志

謂之曰：「汝濫用權勢以陵辱予，汝氣且驕甚。雖然古昔有言曰：『汝以不公正之判斷加人，轉瞬間汝將自食其報。』」賽哇燻首而答曰：「死魅，至死尙敢辱我，願親見汝上斷頭之臺，萬目爭矚，我心之快，莫逾於此。人亦有言，人孰不死，死於仇人之後者爲榮。」言畢，命從者執兵擁挪利達去，已亦督隊行。既至宮前，以挪利達付刑人。時王坐內閣，待監斬。衛士圍挪利達數匝。刑人進曰：「乞恕我戕君之罪。既職此，不得不盡。君至是，當無救護者。令發，即奏刀矣。」挪利達慘痛不自勝。繼視日影曰：「時已至此，倉卒恐無救予者。予渴甚，請勺水一杯。」刑人以杯水進。賽哇見而大呼曰：「速殺，復何待！」聲甚厲。聞此言者以賽哇殘忍，竊竊議之。王亦惡其專，方欲宣諭，忽馬隊一羣飛馳而至，塵土盆涌，卽謂賽哇曰：「汝知此馬隊胡來此？」賽哇恐有變，請速發斬令。王曰：「否，我必先知馬隊爲何如人而後行刑。汝何喋喋？」

此馬隊非他，卽大維齊基阿法及從者奉加利弗之命自報達來者。先加利弗自挪利達別去卽攜波斯女歸，雖有特遣使臣之言，亦忽不置抱。一日，於後宮聞歌聲嬌嬌，如抗如墜，細聆之，若有無限幽憂掩抑之思。詢左右，以挪利達之女奴對。加利弗躑足而歎曰：「挪利達乃甲開之子，我奈何忘之！」亟召基阿法來。有問至。加利弗曰：「事亟矣，不及遣使臣證明挪利達爲伯沙拉王之據。汝疾馳馬，窮

日夜以赴。挪利達倘已殊，速處賽哇死。若無恙，則與伯沙拉王及賽哇挪利達來，由朕訊判。」基阿法銜命奔伯沙拉，至則大呼曰：「挪利達赦書至！」選趨階。王見基阿法至，卽降階逆入。基阿法急問挪利達如尙未卽刑，願來前。王命傳之。至則銀鐙被體，蓬首而囚面。卽釋其桎梏，加諸賽哇之身。

翌日，基阿法偕王及挪利達、賽哇歸，復命於加利弗，並述賽哇虐待挪利達事。加利弗大怒，卽命挪利達手刃之。挪利達曰：「賽哇誠爲臣世仇，既甘心於臣父而不足，復及於臣，謀至毒矣，然臣亦不願窮賊此獠以汚臣之手。」加利弗見挪利達大度，甚喜，遂以賽哇屬別人斷首而已。

加利弗欲送挪利達返國陟位。挪利達力辭曰：「隆情之逮，感且不朽。竊有下忱，願得畢其說。夫水尙知歸，臣獨何心，而無粉楡之容。特少丁不幸，於故國數遭患難恥辱，至今每一念及，心震盪不寧。且時賽哇伊侖僚中，曾有終不回國之誓。乞陛下不棄愚陋，俾永得自效。則出諸高厚之賜，沒齒不忘矣。」加利弗可其請，授以重任。又歸波斯女於其第，復爲夫婦。嗣此二人皆得安履華臙，終老是邦。加利弗於伯沙拉王歸國時，復重申規教，繼自今當慎擇維齊，勿蹈前轍云。

海陸締婚記

波斯古強國也，幅員既遼闊，王權復足慮。卒之其所領地，初皆小國，遠近錯布，波斯張厥兵力，兼并包括，聲威所及，相顧震動，遂并歸其統屬，以時納費焉。

有最英武者，繼爲國主，令行如水，有不德，征必克。以是王權愈大，享幸福者數十年。而王心未足，蓋春秋既高，時時以乏繼嗣爲慮。充後宮者數且百餘人，列室而居，皆雕欄綺疏，翦幃翠帳，侍者亦夸姍炫飾，給事左右，每乘輿臨幸，簫管歌吹，極闌掖謔歌之盛；然後宮雖駢列，從未有以好嬖聞者。王常不憚，輒命商人，徧物色良家好女子，不計值多寡，冀多御女，則必一得當。不意驟歷歲月，前星之兆杳然。復博施力賑，額福於天，並命緇流代禱焉。

王每日朝後，必與羣臣會，凡各國使臣及人士有學識，均得入會，互相辨難，以共究格致理化歷史輿地詩歌諸學。一日方會，左右有白商人攜女來。王命入坐，俟散會與言。商見王氣和藹，接人以誠，私心竊喜。蓋王恐與會者或憚於咫尺，不得盡其言，特假辭色，使暢抒心臆，一破除齷齪小節。畢會，且譏，聞詢各國政治風俗，從容譚笑，樽俎間，旋相與游息片晷而散。

會散，惟商人留，卽前謁王，晉頌詞禮畢，王曰：「頃聞汝挈女來此，容止若何？」商曰：「陛下後宮羅粉黛，盛紈綺，都容麗質，不可勝言，皆竭數十年之心力選擇而後得之。今臣所獻者，非惟顏色足爲

後宮冠，卽方之古麗人名象及載籍所謂容華絕代儀態萬方者，恐亦莫能狀此女髣髴。重以敏慧，學問不精，其並擅彙長，尤曠世無偶。」王曰：「女何在？亟命之來。」商曰：「臣入宮時，飭於總寺人，待命。諱下，卽至矣。」

女人，慕以繡金面衣，不能見顏色。然纖腰便娟如束素，儀靜而態嫵，已迥絕凡品。旋入室，王及商從之。商卽爲女去面衣。斯時王警視殊色，狂喜幾不自持，愛心若洪濤之洶涌，疊激層騰，彌且無際，急問商索值若干。曰：「初臣之購此女也，黃金千錠，歷年來飲食教誨，費更不貲。且數千里跋涉，資行匪易。惟臣雅不欲爲奇貨之居，倘見錄，亦無庸計值也。」王曰：「感汝厚意，第朕求女而得，得而不與，值人謂朕何？擬以黃金十千錠爲酬，汝願否？」曰：「此女得侍王，邀恩寵，卽不賞，復何言？猥辱厚賜，臣不敢辭。惟歸國後，或足跡所至，必宣揚陛下宏量，俾咸傳盛美。」商之歸，王錫錦袍一襲以榮之。

女奉命入宮，所居尤窮極侈麗，金缸壁帶，玉樹周阿，椒蘭之馨油然而起。保姆侍婢趨承左右，王命先侍女浴。浴竟，當衣以別製奇貴之服，珠鑽飾稱是。保姆等承王意，所欲博女歡心者無不至，僉曰：「當刻意爲盛妝，必三日後見，則美豔不啻增倍蓰。」王雖亟欲與女聚，然不得不自矜持，強應之曰：「可。」

波斯之都卽島爲城，巍然並海峙，規模閎麗，舉莫與京。女室接王寢，據窗縱眺，海水萬重，幾若有白浪喧騰，騰落於几案之上。

期至，女新妝竟，逡倚憑窗，遠覽海景。保姆等以事，事皆胥節，專埃乘輿之臨。頃之，王至，去繁儀，勿事，逕入室。女聞聲迴視，王已近前，輒坦坦無憚惶狀，亦不起逆，若以等輩視王者。王見女容益妍艷，心蕩往不禁，及見其淡漠，疎禮節，則以爲必幼失教育。漸近，女閒冷如故。然王始則凝睇，繼則執手，終且擁持之，備臻愛慕焉。

王於是詢女家世，並詰其來自何所。且曰：「後宮望幸者趾相錯，雖有一二足娛心意者，持較汝，曩士矣。予愛汝甚，汝何落落而不顧答予？凡麗貌者必慧心，豈汝猶不能領會予心之惓惓耶？其尙不知予愛情之真偽，而不欲輕施阿諛耶？抑故若偶人，然而藉以驗予用愛之能否胸篤耶？抑驟離故國，念父母兄弟而憂難，遂釋耶？雖然，予不惜紆尊下氣，冀得一當於汝，汝獨不念予所以待汝者誠且至，而忍不一注意及之乎？」

王雖委婉其詞，曲爲導解，女仍以睚視地，不盼亦不言。王亦不之強，以其始至未相習，久必相洽，治則語笑且愜然矣。用是絕無芥蒂，轉以其不隨流俗，婉媚爲高。遂擊掌，命從者飭庖治具。偕女至食

室，共坐看進，王必先勸之食，然後自食。女雖食，終默默，目惟視己之帶。王復易說以問，冀可博一言，問「衣飾如意否？居處合宜否？室中陳設無塵俗否？窗外海景堪娛矚否？」女漠然若不聞者。王無從索解，以爲豈夙病瘖疾耶？要之，天既生此麗質，而獨斲與以喉舌之作爲者，予不信也。吁！斯人斯疾，縱或有此缺陷，則閔且不暇，又何能輟子愛也？

食竟，王起盥洗，女亦起。王潛詰司巾櫛者曰：「汝曹曾聞彼發語否？」曰：「三日閒於浴室寢室及妝所，奴輩必侍，執役不敢離，特未聞其出一言驅使，且意蹙蹙若有思，抑生而瘖歟？則非奴輩所敢知者已。」

王聞益駭，以爲非得瘖疾，必有重憂，思以諸遊戲術媚悅之。又命開跳舞會，徵色嬌妍者纖麗而矯捷者畢集於宮中，命奏各樂，鼓吹聲儻倖，歌舞窮日夜不絕。王邀女偕觀，而目若無覩，符其口，神復不測。衆異之。夜闌，衆散去，王與女入寢宮。

翌晨起，王嬖女益甚，謂歷數後宮未有能及之者，遂膺專房寵。又欲博女歡，擬舉諸粉黛而一掃空之，以示幸愛之無纖毫他用者。卽下令放宮中諸美人出，不得一人留，去者資以被飾，並多金爲贖，嫁守任之，所不道者保姆房老而已。然女之不笑不言也仍如故。王卒不以爲怪，寵遇不衰，時且一載。

矣。

王一日坐女側，諦視之，若霞雪相輝，容光灼灼，益喜戀不自禁。謂之曰：「自結愛，歲已一周，未嘗遠朝夕。予主一國，萬幾少暇，以汝故，輟事勿親，輕國如敝屣，所以不避怠荒之謗，而甘槩桓燕處者，實惟汝之耽。且擯斥後宮，數十年，眷戀情，因汝悉等土苴之藥，非愛汝之至，用情能若是專乎？人非木石，豈能無感，奈何不一啓口以慰予心？衰老倦勤矣，深望有子以繼斯位。世亦未有絕言笑而得暢帷房之樂者。藐藐子躬，或不足以感汝。冀上天默相，俾汝意移，予雖奄忽，無遺憾矣。」

王且言且視女，諦管其容狀，顏溫如也，眸嫵嫵然微注，若春波之漾，不復俯視。俄而頰漸解，雙鬢融融，則嫣然笑矣。王斯時喜心翻倒，樂極而神眩，恍惚身中天，搖翔不自主，其念快有莫可名狀者。

不意女非徒一啓顏也，且發其嬌嗔清軟之聲曰：「主臣，竊有無限事，欲覲縷以達宸聽。恐未能卽畢其詞，願從容，俟異日。今當先謝陛下之優寵，以庸陋而得荷非常恩幸，雖捐糜不足酬，惟有禱上蒼眷護，俾國祚綿長，四鄰輯睦。妾溼蒙幸愛，近已有身，脫產而男也，足慰陛下之望。妾於今日始不復捫舌者，實感獨一之恩，下逮於蒲柳，區區之心，雖欲不爲陛下盡，不可得矣。幸大度，恕其前罪，不勝惶恐。」

王之意得女一笑，於願斯足，茲聞其發言之勢而婉也，字字沁心脾，喜感幾欲出涕，持女而語之曰：「汝言至寶也，予竟得至寶，是何如幸！福予願畢，予願畢。」言次，卽攝衣疾出，狀若狂惘然。

蓋王喜不可遏，欲爲諸廷臣告也。卽語大維齊以下，俾咸知王樂。又命以萬金付牧師，爲施貧民之無告者。諛覓入謂女曰：「頃以語諸臣，致慮促出入，抑予竊有不能已於問者，汝其悉言無隱。自一載來，朝夕與其居處，詢詰萬端，而汝終不屑一啓齒，至今日始發語，必有非常之意存焉。願聞其故。」女曰：「妾不幸，雖故土而遠售他國。人孰無父母兄弟，至終身遠適不得見，悲孰其焉！嗟乎，妾之鬱鬱，雖欲言，烏從言！閉口而已，抑塞而不欲自明，非無自也，人至失其自由權而奴於異域，其不幸莫過於此。雖然，身可奪，志不可奪也。彼不仁者以力壓人，強欲刻其自由之柄，受壓者痛失其自由，寧百計以求死者，且不可勝數，是非不仁者之過歟？」王曰：「若才容並絕，不幸而子身遠適，令人扼腕。雖然，以身事予，固何求而不獲，夫亦可自慰已。」女曰：「人類至不齊耳，似未可概以富貴靡者。世多以奴於人者才能惟供人娛悅，當降心相從，以博寵愛。要之其人之出於卑淺微賤，固無論矣。若稍具知識者，我知其必追憶別父母兄弟，腸若涸湯，遂巡事人，愀然有身世之感，抱恨寧有窮耶？設有人於此，其門第與王族等，一旦遭不造，淪而奴於他氏，其如何苑結如何悲悼如何自縊其志？陛下之明，必能察之。」

王聞之大驚曰：「如若言，若必出王族也明甚。其亟以家世及所歷語子。」女曰：「妾名格爾納利。先是我父爲國主，雄長海中，至有權力。母亦海國名王女。父卒，傳位於妾兄舍利，國於洪波巨浸中，安享承平，極南面之樂。不意強鄰覬伺，潛師來侵，神京不守。妾家蒙犯塵譴，逃竄流離，幸不爲俘虜。其時從亡者僅落落數舊臣。我兄不忘國恥，時時枕戈勵志，期恢復故業。一日謂妾曰：『自失國以來，子日夜求所以復仇讎，收疆土。然事之成不成未可知。脫不成，予豈能苟且求活耶？當此國祚中絕，吾妹寧可以韶年久置於此？吾實爲妹憂。以今日時勢，締婚海中必多窒礙，權宜之策何如？易海而降，妹倘有意，予必力爲成之。』以妹才色，繫媼國主，反掌耳。」妾聞言，蹙然滋不悅，曰：「兄言誤矣。吾族王海中，於陸素無交通誼。今忽呈身而斬，與結媼好，辱孰甚焉！即予一身不足惜，辱兄并辱先人，奈何？雖失國遭厄，仇離困頓，豈可自墮其志氣而玷及子宗？萬一兄恢復之業不成，予亦惟從兄死耳。何必降志辱身而圖不可必之富貴乎？」不意妾兄立意堅甚，且張言陸國之權勢不亞於海。妾因之憤極，莫可與語，幾顛於死。負氣升自海底，直抵月島，就僻靜所，誓託足。既與世隔絕，亦頗自適。詎有豔妾之色者，乘妾酣寐，潛劫至其家，以種種甘媚言句爲其室。妾力斥之，復以強力逼。又不得遂，彼怒，需妾於某商。故和謹，待以禮，挈妾至波斯，因得侍左右也。」

格爾納利語至此，慨然曰：「妾入宮後，脫陛下不接以殷勤及空後宮而示真愛，妾早蹈海潛蹤矣。妾入室，見牖臨大海，時萌長往意。以陛下恩渥，欲行輒止。然未有身以前，固無日不思適返海中也。今則此念冰釋矣。惟妾返己自維，良用惱懣。將來誕育後，無論男若女，妾誓終身不離陛下側矣。諒陛下念妾所從來，尚不至有辱陛下之尊，必有以慰妾者。」

格爾納利述竟，王恍然大悟，急稱曰：「予今日誠聞所未聞而增進新智識矣。若誠深識，能忍人所不能忍，并能驗證予有恆不變之愛情。予早知若非庸庸者，今果爲海國貴主，予益白幸有先識。今而後予當后若。詰朝當命禮官具儀，下冊正若位號，俾通國皆知之。」

王又曰：「抑予尚有詢者，國於海與國於陸也，其風聲氣俗分別否？予嘗聞談瀛者輒鑿鑿道海底有人居，當時斥爲妄誕。今聞若言，始悔前此實夏蟲之見矣。然猶有疑念，嘗見沒人之遊於水也，自爲能潛身水府而鱗鱗之與儕，要之竭其技不過歷數小時，倘不出則氣窒必斃。然則國於海者何以能居處動作如常人，若魚之不見水者，則又曷故願聞其詳？」

格爾納利對曰：「凡生長海中者，其行於水視行於陸便利無異致，其呼吸水氣與呼吸空氣同，故於衛生也無害。最奇者躡波帶藻而衣履無稍沾濡，卽登陸，仍冠服楚楚。至語言文字，受之於達維

之子蘇羅門，於海中諸國交通皆無待舌人之譯。海底萬物皆具，明澈無障礙，入夜月光照闕，景尤奇麗。各行星皆歷歷：其面積實大於陸地，建國甚錯，分疆而王，附庸者且不可勝數。至民齒之繁衍，都會之殷隆，不能僂以指。其風俗因政教而異，不遑殫述。敵國京邑之宏富，宮室之麗壯，無與比倫。水碧珊瑚諸珍爲之飾，眩心賊目，往往而有。曠之以金若銀名者，纍纍相望。陸地之出，誠不能及其豪芒。而明珠之最鉅者，光且奪電。舉陸地所誇爲照乘珍，海人以尋常視之，不屑一佩帶，惟小戶用飾器服而已。人習與水處，多能控波濤，窮潭澳，任意所之，屏舟車不用。且身手多矯利，水族之悍者不能害。各國之王多畜海馬，旣以馳騁列注爲勝負，亦資駕輦，調良迅奮，雖渠黃山子不足以喻。其陸侈者以至鉅之細殺製車，綴諸種真珠奇貝，置寶座其中。每出，則望威儀者夾道駢集。妾前曾駕此車遊騁爲娛樂。下聞之，當想見妾飛揚顧盼時也。今者水陸通驛，申以昏姻，第恐臣民未知者或滋駭異。妾擬請母兄姊妹輩至此，使人知陛下禮接有加，誼親交睦，則浮言無從起。母兄輩見妾膺后位之尊，必益形愉悅。陛下之名且與海流俱遠矣。」

王曰：「若居后位，事固有專行權。况懿戚相過從，禮所宜有。惟徑路旣殊，無由走一介以申鄙意。對此茫茫，歧遠徒切矣。」曰：「不事繁縟，接晤在瞬息間耳。陛下可密覘之。」

王入密室。后命侍者具甌水及鼎，橫左右闔戶，取蘆簪縛諸鼎。吻啟微，微有聲；煙鼻鼻出窗戶，俄而海波山涌，砰騷若雷霆，水左右壁立，中闕一徑。一少年衣冠出，貌英偉，鬚作海青色；繼之者一媼，盛被服，氣度華貴，五女從其後，皆殊色，倏忽入室。格爾納利前與相持爲禮，骨肉相聚，悲喜交集矣。

格爾納利之母曰：「不意今日與汝見於此地！汝子身遽出，家中人惶急不知汝去所，日以涕淚漉漉而後。汝兄告予，始知汝以一語不合，負氣行。當時汝兄因國祚中絕，故出此權宜策，不圖汝悻悻乃爾。予思汝久，今得一見汝，喜慰何似！前事願不復言。今予所渴欲知者，別來本末耳。」

格爾納利踴母膝，吻其手，起言曰：「兒倉卒不告出，累母悲想，負罪何極。蒙垂恕，母恩寧可量。兒歷苦厄久，矢堅忍不移，始得今日。雖倚伏有常，亦兒固執一念有以致此。」乃備述所歷，至商人挈售於波斯，舍利儂言曰：「妹誤矣，奈何以貴主身自辱，甘棄其自由權，忍恥鬻生！閩家之人皆欲譴責汝，亟起與我歸國，以自滿。予已恢復舊業，重主故都，妹奈何鬱鬱久居此耶？」

王於密室聞舍利言，驚但不可名狀，默自歎曰：「噫，酷矣！使格爾納利聽其言，予死必矣。后爲予命，后去，則命與俱去矣。」方焦惶間，聞格爾納利莞爾笑曰：「兄何出爾反爾若是之甚？頃之悻悻責予者，卽前日喋喋然從予出此者也。當時力繩適陸之利者何心？今乃趣予歸國，緬想前言，得無失笑。」

且王之致予也，以黃金十萬鎰，斥後宮立盡，而獨厚視予，告諸臣民，而正予后位，以予有身而預慶前星之有耀焉；是於予何所歉，而兄乃出此不情之辭？卽不爲予地，獨不爲波王地乎？國之強權，海陸一也。但今日母兄辱臨，幸且喜，予不應刺刺。要之兄實激予言，願諒之。」

舍利至是，自覺其言之過激也，適愼墨而謝曰：「前言戲耳，願勿罪。妹歷險艱，卒躋鼎貴，與予初意合。雖妹遭際，未始非兄建議力也。予不以復國爲喜，而實以妹之得匹爲喜。波王仁智，妹固不失所託，而海陸之交誼，將從此日親，老母亦愈慰無極者也。」母於是謂格爾納利曰：「予見汝所適如所願，予喜不勝言。予所欲言者，亦無易汝兄之說。汝能不負波王之誠意，交相敬愛，樂享無涯，予心慳矣。」

波王初聞舍利欲趣后去，皇迫無措。及聞后語，則轉恐爲喜，幾欲踴躍三百。於是德后益至，自營事必竭心力以悅后心。疑思間，聞后擊掌呼僕，命饗人治具。筵旣張，相與入座。而舍利等以未與波王接，遽先飯，於禮闕然，心歉仄不能安，面各見火色，目眇及口鼻中皆出火，爍爍然若流星之迸裂焉。

王陡見此狀，大驚詫，以爲若曹必不適而驟怒至烈，心不無惴惴。而后早知王意，卽離席入慰曰：「王聞吾儕所言，當知妾誠悃。今日若從兄言，適歸故國，於妾情則良適，所以峻辭拒絕之者，恐辜負陛下之寵恩，不欲忽然舍去也。頃母兄皆渴欲一觀陛下，申敬意，願出見以盡地主儀。」王曰：「善，甚

欲相晤語，敘戚誼。奈彼等口鼻間火煜煜然，使人心悸。」后笑曰：「母懼，是蓋母兄輩急欲見陛下，不可得，性素下急，故頓形此狀耳。」

王聞之，疑團始釋，與后偕出。舍利及其母若中表等皆執禮甚恭，王讓下，答以優禮。舍利謂波王曰：「海中僻陋之族，得繫援上國，幸甚。妹以一介弱女，倘知箕帚，忝備后職，實貽吾儕光榮。爲相攸久矣，而難其選，今得耦陛下，良由天作之合，亦吾儕朝夕祈禱有以致之。今而後願陛下與后咸享華盛，繼繼繩繩，昌熾無極。」王曰：「誠哉善頌！易地而成好合，微天作不及此。子與后篤於情愛，誓不睽離。今日蒙辱玉趾，聯兩國之歡，通海陸之耶，其爲忻幸，寧有既耶？」遂肅舍利諸人坐，饌序進。王譔笑甚微，夜分始散，導至各室臥，然後歸寢。

於是日設盛筵待，復儲備所以娛客者，罔不至。王又留客，俟后婉後歸。期至，命覓一有識之侍者，不能即得。后之母愛女甚，願紆尊任是職。后舉一稚母大喜，浴竟，裹以繡襪，見於波王。王見太子路聲而豐下，且得既晚，益寶貴之，即命名曰倍特。倍特者，明月圓滿時也。感謝天錫，振貧民，釋奴婢，餉牧師金，賜羣臣有差，大赦天下，慶宴者累月。

后免身後，體至健。王請后母舍利等同至后室，縱譚娛樂。適乳母以太子至，舍利逆抱之，極意撫

弄，室行數匝，偶倚牖而眺，以兩手持太子，喜弄之餘，失墜諸海，舍利亦一躍入波中矣。

波王見倍特墜海，駭絕，謂必死矣，闔足呼天，涕墮若縷，容貌更變，無幾徵人色。后亟勸之曰：「無恐，無恐，妾之愛倍特，不亞於陛下，請視妾，故坦然，即可知倍特當無恙也。」蓋倍特入海時已諳水性，轉瞬必與其舅氏破浪出矣。」后母等亦同聲相勸慰。王終不之信，淚洑瀾不止焉。

有頃，海上大聲作，波若雪峯之崔嵬，浪破關時。中一人手嬰兒，矗立浪花上，則舍利與倍特也。王遙見，即破涕歡呼，擊掌狂笑。而舍利若飛燕穿籬戶，倏忽躍入。王亟視倍特，矍然喜笑如常時，且衣履無沾濡狀，驚疑不已。舍利曰：「頃與甥入海，得弗驚恐否？」王曰：「嗟乎！予膽幾破，幾欲死。今見君負兒出，予乃更生。」舍利曰：「予猝挾甥往，不及詳告，致累驚痛，甚歉。蓋子將入海時，已默誦祕語數遍。此語乃達維之子蘇羅門王刻諸玉璽者。凡海族誕兒，必爲誦是語，若受戒律然。受戒後始成海中完全資格。倍特雖陸產，母則海族，故循例誦之。嗣後渠出入水中，與吾儕等，無往不宜矣。」

舍利言畢，以倍特授乳母。出小匣一，卽頃入海取自宮中者，中金鋼石巨若鵝卵者三百，寶石洞赤者數與之埒，翡翠多枝，枝修六寸許，珠瓔絡三十串，串以十球縈結。舍利舉以餉波王曰：「吾儕倉卒至，不及具禮，中良愧，愧甚。此彘彘者，少將意，不足爲子妹辦歛也。」

王見匣所具陸離環璫，皆希世瓊寶，值故不貲，亟謝曰：「幸蘿附，得締永好，枉辱，愧贖，方敢瀝之，不遑，又何敢辱厚賜！且至威胡事饑文耶？」願謂格爾納利曰：「願爲敬謝，毋重予悚仄。」后曰：「陛下以此爲殊珍耶？陸地礦產薄，不易得此鉅寶。至海中俯拾卽是，不足駭異。幸勿却予兄區區之誠。」王至是不能固辭，拜手而受。

舍利於是欲返國，具言「國初復，百事待舉，客久欲歸，願勿念，容圖繼見。」王曰：「予惜不能作海中游，無由答降辱。惟君等不忘格爾納利后，時復左顧，實不勝大願。」遂各揮涕別。舍利及母等以次入海。后持母體，尤戀戀。久之，不得已始釋手。波濤倏合，萬頃茫茫，不可蹤跡矣。王謂后曰：「始吾不信有國於海底者。今悉賢昆恢復事，知神州之感，不徒大陸爲然，且出入洪瀾，若履砥道。予旣日擊奇異，欲徧詣諸國，共廣見聞。」

倍特自時合以來，牙牙學語，旋能嬉戲，父母喜之甚。習齡卽舉動有則，性和且敏，神觀嶮然，有王子氣象。舍利及其母數來視，撫愛有加。比就外傳，習各學，慧甚，不僮中程。年至十有五，學成，辨析疑義，冰解的破，師不能難。王見倍特遠於學，且究心政治，自念蒼老倦勤，擬修內禪故事。與羣臣議，僉以爲可。言播於氓庶，亦莫不額手慶曰：「傳位太子，允當，太子誠賢明。」蓋倍特於修業暇時，出與百姓接。

虛已待人，不恥下問。人或與之言，皆紆尊以聽，溫語答之。

內禪期至，集羣臣，小大執事咸具。王降位，脫冕加太子首，成登極禮。俯吻其手畢，下降，與維齊暨將軍列坐。時維齊率百官進見，維齊首陳要政，并矢誓謹盡職。倍特禮接羣臣，宣詰於衆：「以冲齡受禪，悚焉叢脞是懼。惟臣工夙夜匡弼，以無墮緒業。」又申誠在廷：「有言責者常直陳無隱，毋巧言，毋諛諂。」於是舉平日所確訪者，賞賢黜否，愴然悉當；臣下咸服其燭照之神焉。退朝，入見母，母迎持之，祝其永享無疆丕祚云。

倍特既孜孜求治，事無鉅細，必躬親，無旁落。俄而出巡視，整飭風俗，詳布治規。又歷譖鄰國，聯睦誼，固邦交，願永以敦槃相見。比歸國，父已病革。倍特侍疾維謹，無何，疾大漸彌留。王遣命崑倍特勤政，並諭羣臣善事沖主，語竟而殂。

倍特治喪葬如儀，亮闕不言，守制若將終身焉。舍利來唁，偕威力勸節哀視事。不從。久之，維齊諫曰：「一日萬幾，庶務待理，陛下過事哀毀，其何以慰先君之靈？願仰體遺言，善自珍攝，以臨御措施，實舉國臣民之大幸。」倍特從之，國以大治。

倍特治政之二年，舍利獨來視。倍特見之甚喜。夕食後，舍利與格爾納利盛稱倍特治國之能，翔

譽之廣，稱慕之者不惟其鄰，惟其遠。倍特素不喜諛言，茲聞舅氏力繩己，心滋煩不欲聞，倚臥椅假寐。舍利又曰：「甥若是美，歲已冠，當議婚矣。妹胡不爲意？予已爲代訪，海族之國有公主至美，予願爲養修。」格爾納利曰：「微兄言，幾忘之矣。緣兒無欲娶念，兄爲物色甚善。兄相婦必卓越，果以爲美，兒必滿意也。」舍利私語曰：「吾意中有此女，然不便誦言其名。甥固熟寐否？此事未可使聞。」格爾納利回視倍特，睡已酣，鼾聲且微起矣，謂舍利曰：「兄毋疑，兒已入睡鄉。」舍利曰：「人知好色，則少艾之慕生。倍特血氣未定，予不欲以此事擾其懷抱。意中所選者非他，卽山美達而王之女姬武海兒也。第有三事未可料：一，倍特願否；二，未識姬武海兒意何若；三，必山美達而王首肯而後可。有此三者，則成否未能定。故予不欲宣言。」格爾納利曰：「予見姬武海兒時，彼生甫十有八月，已美麗動人。今日長成，必足以傾動一世。屈指計之，年似較兒稍長。謂之佳耦，誰曰不宜。然兄竊竊慮山美達而王何也？」舍利曰：「方今稱雄海國，以山美達而王爲巨擘。彼負其意氣，度不屑與陸國有連。則予之欲撮合而不得，非予之過。第甥聞姬武海兒美，欲得之志，如熱度之漲，必達極點。予所以不欲使之知者，恐事不成而甥將怨責予也。雖然，予亦不願畏難中止。歸必先詣山美達而王所，相機進說，冀事必濟耳。」

詎知倍特乃詐寐者。初聞舅氏欲祕其語，不使聞，知必有異，故瞑而徐斂，使不疑。而舅及母所言

悉收諸耳鼓中，心怦怦動矣。恍若有姬武海兒之肖像鑄印於腦，無一息忘。比返寢，輾轉反側，終夕不能交睫焉。

舍利言將以翌日歸，而倍特故挽留，擬乘間從容私於舅氏，乞挈歸海國，定婚事，不使母知，恐見阻也。於是約舍利出校獵，欲於獵所潛告之，而弱於顏，啟齒復輟者屢。當衆馳逐旁午時，倍特獨至河干，繫馬於樹，藉草坐。默念此事，五中結轆。四顧忽忽而悲，淚落如霰，不復能忍，覺大哭不止。

舍利方校獵間，不見倍特，亟策騎四覓。聞悲號聲，循而往，得焉，方搏膺而洶涕。大駭異，度必昔夕語爲所聞，故有此變，遂舍騎徐步潛近之。忽聞倍特嗚咽而喏曰：「予所愛之公主姬武海兒乎！予知汝之美，不於目而於耳，而心已悅悅焉。舉生平愛慕之物，無足與之倫。汝之美竟能使予傾倒若是甚乎，則凡處乎世界各國及日球月球諸天之麗女，亦當無以過之。予倘知爾居，必犯險重趼以求一觀。雖然，汝卽杳不可卽，汝不能不適人。可悲者予念之不能達耳。噫，予已矣！」且泣且語。舍利卽拍倍特肩曰：「甥必竊聞予昨夕之言矣？何自苦乃爾？」倍特頰頰答曰：「舅洞鑿，甥何敢隱，先實苦欲語囁嚅耳。佳人難得，豈能落落效木石耶？願舅憐予，感玉成其事，感幸何極。倘不見諾，自願生復何趣，恐不得見舅氏矣！」舍利聞之，駭遺殊甚，怵於山美達而王，恐不能爲力，又思倍特主波國，久出，國恐有變。

遂力慰其無稍躁下，數日內當有佳音至也。倍特愷然曰：「忍哉吾舅，物之有求於舅氏，僅在今日，何見絕之甚？微特不以至戚視，直不曾置死地矣。」舍利曰：「毋灼，予必從汝請。然必告汝母知，允卽惟命。」倍特曰：「舅非不曉事者，此事倘爲母知，則足趾不能移以寸，或舅藉此以阻予行，則非所敢知。必愛甥，則必挈以往，否則是途人子也，忍乎哉？」

舍利無可諉，不得已，取約指一，上鐫太乙推神語，與蘇羅門玉璽所刻同，並有不可思議之祕用，卽以約指授之曰：「服之，可避水，窮淵出沒無所懼。」倍特受而置諸指。舍利曰：「動作視予。」卽舉足蹈空行。倍特從之。候達海濱，投波共入。無何，抵海宮。舍利導至母室。倍特卽上與吻手爲禮。母持諸懷，喜不自勝，謂之曰：「予甚喜汝體壯矯，汝母起居何若？」倍特不敢謂不告而出，以無恙對。然後與戚屬見。舍利潛以倍特來此之故告母。母責之曰：「汝何鹵莽？汝豈不知山美達而王剛復自大，目無諸國，而強欲以求婚之詞進，徒取辱耳。」曰：「我亦知其難達，第前吾妹私議，不意爲倍特所竊聞。以姬武海兒美，必欲得，寔致發狂。數迫予爲救，予不從，彼遽不欲生。無如何，與之偕至。惟有重幣卑辭，詣山美達而一嘗試之，冀萬一得當。」母曰：「倍特執性，予亦不能斥汝行。惟山美達而王驕甚，慎勿擲其鋒，必事事從攝抑，相機進說，毋使決裂。」

於是具聘儀，悉諸珍品，並遴行人之貳，皆能專對者，舍利率之行。旋抵山美達而，關通謁，王命傳見。故事：隣國君相見，與敵體，當出逆，無用屬禮待者。舍利則以求親故，勉屈節，乃入覲，致頌詞。王延坐於其次。舍利曰：「久跋威德，道里遼闊，未能時望顏色，乃心眷念，匪伊朝夕。茲者躬問與居，得一承顏接詞爲幸。此羹羹者，謹以將意，冀不加鄙斥，無任主臣。」王曰：「辱厚賜，當非無自，願明示予，或有可效力者。」曰：「感荷垂注，敢布腹心。此事爲王所自操權力者，倘可察其誠，第勿以涉冒昧爲罪責。」曰：「第言之，必盡力。」舍利曰：「蒙允許，不敢不盡其辭。已爲貴主姬武海兒得館甥之選，謹以奉聞。申媪好睦邦交，倘不致有格清聽乎？」

王聞之，目眈視舍利，笑啞啞不止，軒其兩眉，倚隱囊，盛氣答曰：「向以君爲賢智，乃今而知實前聞之失實而受欺於人也。不識何處得此幻想而欲耦吾女？是狂且慧者，竟不擇地而施，吾服若膽。且壤土隔絕，蹤跡不相往來者久，一覲面，卽刺刺道此事，倘得謂有當於理耶？」

是時舍利怒勃發，然強制之，不形於色。徐曰：「予非自爲謀，乃爲波斯王倍特謀也。予末小子，忝主海國，制輿足下，無所謂軒輊者。乃忽視予，何哉？况波斯爲大陸上至強之國，新王才略不世出，以傾心於大國，且聞貴主之美，欲藉援繫以重親睦。足下奈何棄利而絕之？」

山美達而王不俟舍利言畢，大悲不可遏，跳踉瞋目，肆詈之曰：「奴乃敢以讒言辱吾女名！奴何等人！奴之父何等人！奴之女弟，奴之甥何等人！鄙賤哉，乃欲作非非想，烏能容！」顧左右曰：「速擒此兇，斷其首！」左右遽擁，爭欲縛舍利。舍利故勇武有力，身手趨捷，越等倫，轉瞬間已登身宮外。警覘己國軍人已操兵至。蓋舍利之母見舍利成行時侍從寥寥，設有不測，必罹於禍，故遣軍來援護。及見舍利出，軍人逆問，略得端末，僉奮曰：「願盡力，惟陛下命。」舍利曰：「殲之耳。」率衆疾入宮。軍故精練，衛士當者輒死。事發倉猝，皆怔忡無所指，殺傷無算。獲山美達而王於其宮，軍士嚴兵守之。大索姬武海兒不得，蓋姬武海兒聞變，即挈婢潛出宮，走海上荒島矣。

當山美達而王怒罵舍利時，舍利之從官知事決裂，大恐，未知援兵之至，即間道回國，白太后。時倍特在側，聞其言，以事由己起，媿且駭，獨起潛遁，擬回波斯。迷不知路徑，誤奔荒島。於時姬武海兒已先至，坐大樹下。倍特疲甚，就石稍憩。聞隱有婦人聲，相去甚遠，不解作何語。潛起覓，於密林葉隙中見處者，以手代遠鏡，盡一目力，緝觀之。自忖必爲姬武海兒，否則無此絕艷，得邂逅遇，豈非天幸。喜甚，忍俊不禁，即趨前致辭曰：「予何幸，觀美姝於此，其天帝之賜耶！以貴族倉皇來荒島，必非無由。脫有所需，予不敏，願竭犬馬。」

姬武海兒歎曰：「誠如君言。予生長深宮，一旦遭奇禍，流離絕島，悲憤何極。予姬武海兒，乃山美達而王女。舍利侵予國，喋血宮中，父爲所執。予聞變，挈婢潛逃，幸不受虜。回首故國，能無泫然。」倍特聞之，始知舍利師已獲勝。悔聞從官言後，不確探消息，貿然潛出，致誤入荒島。繼念舅氏既執，山美達而王，必能伸權力於其國，則婚事當可操券得也。謂姬武海兒曰：「主以金屋之質，躬犯霜露，聞之令人扼腕。然此事雖變生倉猝，推其所以致此，則尚非無法挽回者。於以免尊公於難，復完交睦，亦正非艱。實告主，予卽波斯王倍特。舍利，予舅氏也。舅初不欲以兵甲從事，有沒國虜君之志，特以爲予求婚見辱，迫而出此耳。尊公倘幡然許以締姻，則轉圜可卜。亮主必能審利害，以致意於尊公，庶幾脫羈累而復君位。國之存亡，實繫於主，願一圖度之。」

姬武海兒初見倍特時，以其貌妍華，氣英武，心竊愛之，故致敬禮。及知爲波王倍特，實舍利之甥，一則予家國漂搖，事實由倍特而起。旣爲肇禍人，卽爲吾敵，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必不能重申姻好。且予父雄長海國，家世之貴，位望之重，固環海所同知者。猝遭敗亡，當力圖恢復，豈可一蹶不振，苟求免難，辱身下嫁於陸國之主耶？予必先有以報之。」付畫既定，絕不露怒容，陽爲親愛，謂倍特曰：「君母格爾納利后美無倫，予知之已熟，觀君容，益知后美矣。予父不察而加侮，遂致有斯禍，終必尤如所

請，予曹之私願，行即遂耳。」言次，握倍特手與爲禮。斯時倍特心搖搖，喜頗不自持，以爲人生之樂，無有過於此者。即欲俯吻其手以示敬愛。不意姬武海兒當倍特俯首時，急以水灑其面，咒之曰：「噫！趣易爾形，爲白羽之鳥，絳喙而丹足。」倍特應聲踏一旋轉間，蛻衣冠爲羽類矣。姬武海兒謂侍婢曰：「亟放諸乾島中。」是島寬然無寸木，無滴水，惟有若奇鬼若惡魅，驚心駭魄之怪石而已。婢以倍特貴且美，倉卒遭厄，易人而鳥，使復飢渴死，心實憐之。矧主性素厚，今忽施暴戾，恐後日必追悔無已，不如置善地以全其生。遂放鳥別島，島多林木，產嘉果，澄泉交錯，且遠近多民居。

舍利之徧跡姬武海兒而不得也，惟虜山美達而王歸，拘守之。又命人監其國，卽具白諸母，并悉倍特潛遁事。母曰：「予始聞汝爲山美達而王所窘，卽遣軍赴護。不意倍特卽逸去，或以靈由彼起，故懷懼出奔耳。」舍利大驚，思此事當祕之。密使詢其跡，復不得。乃自出往覓，國事則母爲整理焉。

舍利啟行後，是日，格爾納利后至。蓋自倍特游獵，至三日不歸，大懼，從者具言失王所在。立遣蹤跡，僅得倍特及舍利之馬於荒林中。又命依馬跡訪之。時格爾納利心至灼急，又不敢顯露，恐滋疑亂，決意躬入海求之。卽僞以避人臥告侍者，皆不知其入海焉。

格爾納利歸見其母，母一見，卽蹙然曰：「此事罪首，予實尸之。今日汝至，予不能紓汝憂，予益悲。」

適。當倍特與汝兄同歸時，不知其不告而出。汝兄之鹵莽從事，予已切責之矣。」遂具述前後事，且曰：「予已命徧跡倍特，汝兄亦有山美達而之行，當必能得汝子使汝喜慰也。」

格爾納利聞之，心噎塞，默不出一語，流涕長潛，悲不能自止，以愛子將永無相見日也。母曰：「汝兄不慎於口，遽以婚事使倍特竊聞，致肇大禍，一言之爲戾也如是。雖然，既償其事，追咎何益？國務至重，汝當速返，言波王有事於海國，不日即歸，令臣下各守其職，勿稍宣洩，致啟羣下疑。」格爾納利深聽之，即回國，僞若臥起，使侍者無從覺，立下令如母言。朝野安謐，若平日焉。

倍特被放後，自痛易形羽族，將終古不復爲人，所謂魂化杜宇者，恆以爲荒誕言，不意今日身遭其變。且不知爲何名，距波斯若干程。但彌望蒼茫，雖悲鳴垂血，亦復何濟。故國既迷不知處，即有御風之翼，無所用之。矧化鳥歸來，漸傷何極。飲食棲息，既殊人類，又何樂苟生計？惟有自槁死於荒崖叢木中耳。方悲楚間，而弋者至，瞥睹是鳥，美其形，羅得之，置諸籠中，將以求售。以是鳥雪羽絳絳，朱其鬣距，非凡鳥所能倫比，欲居爲奇貨。有顧問者，不答，先詰其何意購此。曰：「亦供口腹耳。」弋者曰：「然則若必不能出重值，若休矣，毋溷我。是鳥爲希世珍，將以待識者。吾業此數十年矣，見奇禽至夥，乃今日始得此完粹之品。吾將獻諸王，必得善價，寧以明珠投道路耶？」徑詣宮前。適王眺於臺，見而異之，命

寺人導以入。詰知求沽者。王愛烏甚，即以金十錠畀弋人，居烏於精金百鍊之籠，飾具皆殊珍，以示優異。

時王出校獵，命寺人伺護之。比歸，察烏於所具水食未嘗一染啄，惟凝睇王勿釋，若欲訴而不得者。王覺其異，命具饌。饌至，列烏前，啟其關。烏似解意，卽聳躍案上，或食或飲，先後有序，啖咀之態無異乎人。王大駭，速後來觀。至則一見烏卽愕然，急用衣蔽面，逡巡欲出。王以爲室無他人，何作此皇遽態，怪問其故。

后曰：「陛下誤會予意矣。予知是烏係人類易形，故不忍視其慘狀耳。」王曰：「得毋戲語烏而人，卽善化者，亦未之前聞。」后曰：「予從無妄言，請以是人之歷史陳諸陛下。彼卽波斯國王倍特，格爾納利后之子，鄰國主舍利之甥，舍利母斐臘之外孫也。其舅氏爲彼議婚事於山美達，而王欲得其女姬武海兒不遂，而以兵虜其父。姬武海兒邂逅倍特，故呪彼爲烏，藉爲報復焉。」

王聞后語，知后精魔術，高出等類，聞造畜者可造卽可復，澆后呪解之。蓋波斯爲王鄰國，今見王化烏而受辱，心良不忍，欲復其形而藉以結好也。后允之，謂王曰：「請攜是烏至宮內，其本形瞬息可復。彼爲國主，願陛下以優禮待之也。」烏聞卽饕食，若已解意者，不待入籠，逡拍翼隨后入。后取水盂，

發異聲誦呪，人不能解，卽水灑鳥面曰：「鳥之脫，人之復，如救速速。」鳥倏然滅，一少年盛服出，美姿容，丰度端雅，跽謝上天。起執王手，吻以示感。王禮答之。

食時，王引倍特於席間見其后。王詢遇姬武海兒事。倍特具述所歷。王曰：「姬武海兒不忘復家國之仇，志亦佼佼。然以凶毒之術，遷怒於無辜，無奈太忍乎。今姑不談往事，以傷君心。幸聯鄰睦，如可效力，則誼不容辭。」倍特曰：「蒙施厚德，得解幻形，免大辱，雖生死肉骨不足以喻。既荷垂注，竊尚有進而請者。倘能賜附一舟，俾歸故國，則感戴尤無既極。蓋蓬入海時，潛隨舅氏行，未以白母，必悲思欲絕矣。願垂念下情而惠及之。」王立命具艦，必美且備，供張殷盛，撥弁兵資保衛。政日祖道。倍特既登艦，張帆疾駛。旬後，忽颶風大作，檣柁並折，舟旋蕩洪濤中，卒觸礁石成齏粉矣。

艦中凡能泅者游以待救，或力盡而斃，餘皆與波臣伍。而倍特獨逐浪行，任所之懼。忽隱見海岸，若城市，竭力赴之。比登陸，瞥見馬牛驢駝麋鹿諸獸紛紛不勝計，皆排列若行陣，昂首注目視，尼其進路。倍特駭異，繞越出其後，潛身巖石間，呼吸空氣，體旋復。及郭，各獸又迎阻如前，若不欲其前進者。倍特未解意，強縱身入。見達衛廣蕩，闕其無人，益疑怪不已。或諸獸之阻，實以相予然冒險之性不少控，仍鼓行不輟。見列肆秩然，門戶洞開。聽一果肆，有叟在，容藹然，擬就詢焉。

更舉首見倍特貌偉美，英武之氣見於面目，知爲貴者，詰其至此之由。倍特約略答之。叟曰：「君入郭時未見一人乎？」曰：「然，方疑若此巨城市，豈無居民？乃寂若荒野，曷故？」叟曰：「毋多言，人吾語君。」倍特趨室就坐。叟以倍特犯險遠至，必飢餓，先爲治具。倍特亟欲詢本末，叟不答，惟盤盞是事，勸食良殷，不得已，啖之。叟見其有厭意，不強勸，謂之曰：「君今日得無恙至是，乃上帝之庇。」倍特驚悚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是地名妖城，主者爲后，名萊佩美，而有妖術，無能敵之者。君登陸時所見各獸，皆非獸，皆人也。若曹初至時，皆壯齡偉表，或爲國主，或爲貴族。后一一昵愛之，華其居處，甘美其服食，皆墜其術而不覺。閱四旬日後，愛稍弛，輒以術呪之，而牛而馬，而驢羸，而麋駝麋鹿，惟其所欲易。蓋后性好幻，以幻爲樂，被毒者且不可勝計。君登陸時，諸獸皆阻不令入，實憫君之自蹈禍機，欲使覺而亟遁。惜君不悟耳。」

倍特大驚悔，仰天長歎曰：「嗚呼，何天阨我若是之甚耶！甫脫於幻術，驚肉猶顫，不意今日所履之險，將更烈於前，爲之奈何！」遂以姬武海兒事詳語叟，悲咽不已。叟慰之曰：「后雖妖且暴，幸君遇子，可無慮。予忝都人士，祭酒，后敬禮有加，不敢稍悔，蓋予力足以制之也。請安居於茲，倘有厄，予當力爲解脫。」

倍特感叟厚，暫寄跡肆中。見者皆疑曉，謂叟何緣得奴。映廳若是，若人壯美罕匹，后寧不知，而置不竄取，怪甚。叟曰：「若曹勿誤視，予竇人耳，何能畜奴？渠爲子猶子，子老無嗣，故招之來。」聞者解疑，爲叟賀。然恐后聞，必攫去，又爲叟憂。曰：「后之暴，叟所知也，倘聞叟兒子之美，竟取閉深宮，四旬日後，又與前至者爲伍，奈何？」叟曰：「后與子善，甯忍奪子？意后見之知爲子猶子，必早滅絕其夙念矣。」

叟見倍特溫雅而英卓，益親愛，以兒子畜之。倍特亦兢兢自慎，如是者匝月。一日，見衛閫馬隊騰涌，列仗嚴整，行者皆避道。叟謂倍特曰：「后將至矣。汝立視之，毋懼。」頃之，衛士爲先驅，衲服盡紫，佩長劍，聯騎列行，瀼瀼而至者千餘人，繼者爲各從官，及宦寺。經叟肆，見叟皆與爲禮。又宮女數隊，容絕豔，錦衣窄袖，手短兵，步伐整肅。萊佩乘照夜之馬，障泥銜轡，皆綴以珠珍。徐行而前，瞥見倍特之美，心爲之蕩。按策而呼曰：「阿勸達雷，此奴屬叟耶？顏俊，挈居此幾日矣？願有以告。」叟曰：「后，此非奴，善猶子也。予撫若己出，予歿，當以薄產傳之。」

萊佩一見倍特，愛情臻極。及聞叟言，思所以婉致之，以償其欲。久之曰：「叟乎，夙仁慈，不欲自私所愛，倘可以爾兄子見讓乎？願叟深念予眷眷，予誠得此子，必以殊禮寵。謂予不信，有如此火。叟素能垂念子，故亟焉以請，亮荷一諾，則子實感大惠於無窮。」曰：「蒙不棄衰朽而紆尊垂諭，自顧何人，敢

不承命。第彼小子福薄，不足以上侍清嚴，願知其不肖而棄之，幸甚。」曰：「子之重叟，可謂至矣。而叟竟重違子願，必予情慄未堅之故。」卽矢之曰：「予於此子，倘不以真愛相施，而有異志，火神光神實鑒子心，必立受惡罰。」又曰：「子固知叟不欲與爾兄子遠離，然予於是子，竟不克自持，寧子負叟，不可使叟負子而失此幸福。」叟聞之，心益憂灼，既不能峻詞却后，又不忍舍棄倍特，不得已擬緩其行，卽曰：「是子予實欲依倚之，不忍遽割棄。猥辱誨命，又何敢固執，致虛垂注。惟願俟乘輿再駕時，再圖副命。」萊佩曰：「善，期以翌日。」

叟謂倍特曰：「子今日不得不允后之要求者，實以彼大欲，如火始熾，不可復遏，遏必擾其怒而施陰毒之謀，渠魔術至精，非耳目所能防覺，脫爲所整，則子與汝必均受其禍。子已洞燭其情，故因其欲而利用，使以旦旦自矢，不敢出強暴。矧彼亦知子必有術以制之，倘彼破誓以魔術毒子，子必有以報。」倍特曰：「魔術之不測，予嘗受之矣。自遭姬武海兒狡虐，至今心悸。萊佩所挾，更甚於姬武海兒，噫，子其已矣！」言至此，嗚咽不能聲，涕流被面。

叟慰之曰：「勿悲，子在，必能使后守誓言而免汝於厄。彼雖險惡，必不能越我範圍。汝獨不見彼於子敬禮有加，兢兢自下，卽可知子權力矣。汝卽去，子必語汝以防禦法，可坦坦施施坐享豔福。彼之

不敢欺汝，與不敢欺子等也。脫有變，予必預知而對付之。」明日，萊佩率侍從如約至。停轡，謂阿勒達雷曰：「叟，予今日躬來迎，望叟如約。吾知叟大信，必不食言。」叟叩馬小語曰：「謹惟命，但乞擯魔術勿施。并願視此子如子，勿使予失意。」萊佩曰：「約誓已復申矣，可以見信。今乃喋喋，是叟未知子之純慊而有所疑也。雖然，他日此子必當眷眷於子，即可證予篤愛。」時倍特侍叟傍，垂首默默。萊佩許平視以眩其美。然倍特終以魔待萊佩，雖妖麗，曾不足以概其心。方凝思間，叟攜其手授萊佩曰：「願念予老邁，許此子時一歸省，幸甚。」萊佩既諾，復囊千金貽叟。固辭不得，受之。萊佩命倍特騎而並轡。顧叟曰：「幾忘之，是子何名？乞示我。」叟以倍特告曰：「命名之誤，誤矣。以彼英特，應名史其姆司。」彼國謂日系史其姆司，萊佩之意以不當名滿月，當名日系也。

時倍特於騎從所經，察道傍多偶語，雖陽為肅立，大半竊竊出侮言，談萊佩暴行。或曰：「女巫，今日又得所歡而逞其毒矣。」又有謂：「此客墜術而不之覺，以為身得殊寵，抑知禍不旋踵耶！」倍特微聞之，益憤萊佩之淫虐。思叟言，即亦不懼。亡何，騎已抵宮闕矣。

萊佩甫下馬，即逼倍特授以手。導之入，徧歷禁籬，富麗無與儕。倍特見園中卉木魚鳥怪奇詭美，非目所經見，為一一評贊，吐屬淵雅。萊佩益傾心。諦察態狀，度非阿勒達雷之兄子，遂就椅與並憩。

縱談者久之。

頃之，鏤具相與至食堂，珍錯駢列，以黃金爲器。俄命治酒。萊佩先盡一尊，復注奉倍特。受而飲，并斟以答萊佩。時女樂十輩上，絲管競作，聲淪淪移人。歡甚，數舉觴相酬。至夜分，皆有酒所益昵，近不能已。倍特至是頓易其初念，覺萊佩美無與並，不復憶其爲魔婦矣。

翌晨，倍特萊佩自寢興，偕至浴室。浴竟，更麗服相與游談，并及種種娛戲事，備極諧悅。若是者凡四十日。是夕，倍特寐中忽驚寤，見萊佩攝衣起，屏息若惟恐人覺者。倍特知有異，仍僞睡覘之。見萊佩啟櫃出小匣一，撮黃粉少許，環灑室中，轉瞬水汨汨湧流，若小川然。倍特大驚，手足欲戰，強自持，仍爲醋臥狀。見萊佩勺水入麥屑盎中，和以藥，手搏之，製爲餅，餽之。炙諸鐘畢，置密室。斂具，誦禁呪，室中水條滅。然後歸榻臥，不知倍特之已窺其隱也。

初，倍特有樂不思返之意，棄叟言若土直。茲目擊怪象，猛憶蠱囑，輾轉不復成寐。黎明起，謂萊佩曰：「久居此，勞叔氏望，乞歸一省間。」萊佩曰：「予之於君，愛故未艾。藐躬主一國，似不致爲君羞。奈何若是之忍？」倍特曰：「人非木石，曷能受恩寵而漠然無動者？予之欲亟歸省，以叔老視予，猶己出，別四旬矣，曾不一往起居，予實負疚。惟逾格哀憐之，俾稍遂省間之私，必不敢盤桓以勤注盼，願垂察

焉。」萊佩曰：「然則必速返，勿使子鶴望。」一日不見君，卽悵然不適。當亦念子惓惓耶？」乃命騎送倍特歸。

雙見倍特至，樂甚，互相擁持，見之者莫不以爲骨肉之愛焉。雙曰：「汝與巫共匝月之久，安耶否耶？」曰：「萊佩之愛予無微不至，若全神貫注者。不意昨夕忽潛作狡獪，令人大怖。」卽具白所見事。曰：「觀此詭術，並憶叔言，若銛刃之被體，則前誓直譎語耳。故假歸，欲圖免難，其何道之從？」

雙曰：「汝能猛省，是汝之幸也。彼蓄念至毒，愛不以誠，又將以術苦汝。幸予在，汝必不致罹兇機。予一小試其技，彼當無所逃命。萊佩之僻性，凡觀一男閱四十日，卽輟愛而憎，惡念益起。汝所見製餅，卽易形丹也。一下咽，則墜畜生道矣。」言次，別出餅二，授之曰：「癡此。萊佩倘食汝以餅，當陽受。窺其他顧，易食之。卽以彼餅，賜渠自啖。取少水瀝其面曰：『速易汝形，其爲某！』無論何毛羽類，卽應聲變。如汝言。汝卽縛以來，予有以懲治。」

倍特銜雙命去。返宮，萊佩俟諸園，見而欣然笑曰：「予與君殆不可須臾離，一小時卽曠若積歲矣。」倍特曰：「辱厚愛，感當沒齒。予叔苦瘖，得其一笑語，甚樂，予不得不作俄頃留。叔且欲予常侍左右。予以眷愛故，力辭而出。叔以餅贈，予不及食，攜之來。叔云：『此餅製再精，』請一嘗之何如？」卽

出餅奉萊佩。萊佩曰：「謝君叔之賜。然予亦有手製餅一，藉爲報。」倍特謹受曰：「餅出手製，自越倫等，口腹之幸渥矣。」

倍特潛易所藏餅啖之。故鳴頰舐吻而讚曰：「饌既耳，不意味之嘉雖列珍不足喻。」時與萊佩行且語，溪流瀼瀼然在其左。萊佩突掬水灑倍特面曰：「面形速化，爲跋且眇之馬。」不意倍特目炯炯，注視而笑。萊佩知術敗，驚悚不能自存，頰紅似火。不得已，強自解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予不幸性好譏，於所愛暱者則尤不檢，諒君必不以是言爲介介也。」

倍特曰：「吾固知爲戲言也。帷房笑謔，亦何所不至，予甯以是介懷第所賜餅已飽啖，予前所奉者雖微，亦區區之誠，願受予菲意。」萊佩不獲已，爲食少許，覺異常餅。而倍特已掬水灑之曰：「咄，速爲馬而叱，如律令！」萊佩應聲而俯，脩然尾鬣蹶蹶具矣。嗚呼！向之數施於人而以爲長技者，今則身食其報。其俯首乞憐之態，舉蓋赧悲悉集於一時。然倍特卽念前愛而欲解復之，亦無能爲力。遂與御者騎而牽是馬，詣阿勒勃雷之肆。

叟見倍特牽馬至，知已如所計，太息曰：「萊佩乎，汝特術而積久逞毒，今日則不啻天降之罰焉。」倍特至，具以語叟。叟爲施種勒，命御者歸。倍特曰：「久居此，非計，亟歸國。是馬知愧悔，必調良可乘。」

惟一事毋稍忽，勿縱其轡，縱則禍及，慎旃。」倍特遂起與叟別，超乘出郭去。

時以爲幸免於禍，且媿於前事，自負力足以制，意疎漫，漸忘叟戒。歷三日，途遇一老人踽踽行，容和藹，逆馬首。倍特詢何自來。答之。談次一老婦踵至，面倍特之馬大哭。詰之。則泫然曰：「君所乘馬與予子所失者甚相似。予子以失馬故，苦思成疾，予憂之甚，今瞥視是馬，有觸而悲。竊有冒昧之瀆，未識許割愛示值否？」倍特曰：「甚歎，是馬非欲售者，愧無以副所願。」婦曰：「天乎！天佑予，使君不却予請，幸甚。蓋予子若不得馬，疾必革，疾革必死。予何能生？君倘能憫而允之，是不啻活予母子也。」

倍特曰：「是馬非凡才比，卽欲售，非金千錠不可。若能出此重值乎？」曰：「能脫待價，萬鎰不憾也。」

倍特見婦服不甚華，度必貧者，特故爲大言，卽藐之，漫應曰：「若出金如數，馬卽歸若。」婦立解囊，授倍特曰：「中貯金殆滿，君自傾而計之。不足，家距此近，取足必無絀。」倍特見燦然者盈囊，駭愕失色，不意老婦有此多金。強答曰：「是馬不欲售，前已言之，雖多金奚爲？」老人在旁，聞此二人言，卽謂倍特曰：「如君語，不能無罪矣。吾國不得有誑言欺人事。君始允而終變，卽不自重其言，如法律何！請取金付馬，倘違信，禍且立至。孰利執害，亟自決，毋貽伊戚。」倍特窮於辭，不得已，怏怏下騎。婦持馬，急縱其轡於道左溪中，取少水灑馬面曰：「兒乎速復！」語甫畢，馬人立，驚視，非馬，萊佩也。倍特大怖懼，微

老人掖，幾驚仆。蓋老婦萊佩母也，萊佩魔術皆受諸其母，而婦極尤精。是時二人始相抱而笑吃吃，繼竊竊私語。婦突吹口笛，聲尖厲可怖。一巨妖應聲至，左挾倍特，右挾母女二人，騰而上，瞬息抵宮。萊佩指倍特怒斥曰：「不義之徒，汝叔與汝非所謂感德者。險惡如是，必有以報之。」即掬水灑倍特面曰：「速爲鴉！」倍特自視，羽襪，鴉也，而至污穢。納諸籠，使絕食飲。侍者憐而潛飼，復報阿勃達雷知，使得脫毒手。阿勃達雷知已危急，即鳴口笛，有四翼之巨人出，拱俟命。叟曰：「電光，波斯王倍特，即格爾納利子，不幸遭難。爾趣至其國，密以告，俾亟籌拯救。當慎祕，毋驚擾。」電光銜命，瞬息達波斯，以此事白格爾納利。時母若子正語及倍特，邁德得耗，喜且愕，擬發軍赴救之。

格爾納利既傳諭，俄而舍利亦至，蓋其母焚香致之來。格爾納利具道倍特受困於萊佩，待救孔殷，師宜急赴。舍利立集勁旅，躬督之行。以電光爲前驅，而母若妹等亦附隊去。騎乘皆騰杳天空中，雲馳電掣，瞬息達妖城。萊佩舉室及奉火教者見舍利帥大兵至，怖急，幾皆欲牀下伏。格爾納利下令曰：「速以鴉籠獻，遲則放手屠戮，不使有遺。傳語救波王之侍者，甚有功，亟送師次，有優賞。」時萊佩已囂於兵威，窮蹙破膽，不敢稍枝梧，悉從所命。鴉至，格爾納利破籠灑水解如術，而倍特已復爲人，持格爾納利而泣。格爾納利亦涕不能仰，移時不成一語。良久，倍特始與諸人道別緒及所歷本末。格爾

納利既見倍特，念阿勃達雷大德，思有以報，函訪致之，曰：「蒙屢脫吾子於厄，感且不朽，乞示以所欲，必有以給叟之求。」阿勃達雷曰：「微垂諭，亦私中有欲，苟者。傳語之女侍，倘有志識，竊不自揣，欲得以為室。至衰朽之軀，倘波王歸國，許給其微祿，俾安享天年，以遂其瞻奉之願，足矣。」

格爾納利因顧女侍，女侍俯首不言，兼頰作羞澀態，然心許之色，已見於面。格爾納利與倍特遂為主婚。阿勃達雷以暮年得美眷，喜可知已。

時倍特以叟之得諸伉儷也，乘間及已婚事，謂其母曰：「母今日為阿勃達雷主婚，甚善。竊以為母意所函欲為謀者，尚有在焉。」后已會其指，曰：「汝所謂亟欲為謀者，非汝婚事耶？佳婦之求，予固久在意，特鈔當意者。」即語舍利借電光，當歷訪水陸諸國。倍特曰：「足當兒耦者固在，無事他求。前者聞母羅姬武海兒之美，即不能去胸臆。比見顏色，益惓惓不釋，以為舍彼美外，無可與締婚者。且姬武海兒之厄我，以不知顛末，誤以兒為致禍人，且迫於報父之辱，倉猝出此，其志可取，情可原。今事已剖晰，姬武海兒當必悔前此之孟浪，忼隉不安，不知其若何惶慙。倘不獲耦兒，則其父將永蒙失國之恥，彼則抱恨終身矣。想山美達而王經此困艱，亦必悔悟自咎。誠得一為媒合，則事罔不諧。」格爾納利驟然曰：「噫，汝受姬武海兒困而愛想不衰，色之繫人也如是。雖然，汝既非彼不耦，予必令成之。」

山美達而王之受繫於舍利，但衛士嚴守耳，起居實無所苦，且慰待良優。王至此，頗追悔，數數自訟其失，非復當日之驕暴盛氣。一日，方坐語間，忽心動，恍舍利趣之往。蓋是時舍利正燃香誦呪，以術招之。鑪篆甫上，已砰然有聲，山美達而王偕衛士來矣。

舍利卽擁篲逆諸門，肅入，謹致辭曰：「竊不避煩瀆，願重申前請，非佞好爲甥言，實甥欲求婚於左右。甥性執，謂事不遂不如無生，足下明且慈，必能鑒其誠而垂許之。」山美達而王腆然答禮曰：「自愧前此禮惜，波王旣垂意，不以息女爲賤，必欲取供箕帚之役，予曷敢辭？子女恭順，當無異言也。」時舍利命降姬武海兒於海島，得之，導以歸。山美達而王見而語之曰：「予已爲汝得佳婿矣，乃波斯王倍特，汝向已見之。倍特有非汝誓不他娶之說，彼主一國，都俊而沈武，誠足當儻偶，予已允諾之矣。」姬武海兒曰：「父以爲可，兒復何言？惟願波王諒予前日之苦衷，勿念舊惡，則幸甚。」

結婚之夕，衆咸集視。格爾納利復普施解術，向之受禁呪而幻爲諸獸者，今悉復爲人，相與感戴，懽忻不置。

於是舍利送山美達而王回國，復其位。倍特挈姬武海兒回國，格爾納利等偕之行。自此海陸數相往還，騎從使者馳問不絕，永敦睦誼云。

●西禮男女愛情以授手爲定。

●電光，巨人名。

報德記

昔大馬色有業商者，善懋遷，縮殺貨利，所擁不貲，修修號隆富，人皆稱之曰亞波愛波。其子各一，子蓋訥曼，開敏而銳學，容昳麗，復以愛之，奴名女愛爾哥倫勃，具絕世姿，其命名亦取使人心悅之義云。

比亞波愛波歿，遺產甚鉅。蓋訥曼檢餘貨，則崇嶺山積，千名百種。別有錦帛都數百巨裏，皆至貴重，外均署字曰報達，與他貨異。未能解，詢其母。母曰：「汝父在日，商業擴張，所至不一地。貨宜買何所，先以其地名揭樂之。當時汝父已部署帖妥，詣報達有日，疾作而逝。」言至此，淚雨墮，咽不能成語。蓋訥曼亦悲不自勝。久之，始曰：「父欲賈於報達，不幸未遂而歿。業方盛而中止者可惜，予竊欲廣續之，以竟父志。矧貨已夙具，擬卽日載以行，慮或久滯，致時機有失也。」

其母夙愛憐之，懼其以稚齡跋涉也，曰：「汝能成父志，予甚慰。惟塗路艱險，時復不測，老於行者

且苦之。汝齒幼，素未習勞瘁，恐脆弱不能任。予甚不欲汝曠左右，使子寢饋不帖。所貯貨，平值而近售之，卽不獲厚贏，而終身安穩，未嘗非計之得也。」而蓋訥曼去志已決，欲藉以歷盤錯，觀時變，證消息，以握商樞，以是力勻於母。母無如何，諾之。蓋訥曼乃治裝，募從者，復購明駝百，備載運。約徒侶啟行。有游歷者亦附麗以往。人既衆，足禦不虞。蓋是時亞刺伯人名勃同斯者，游掠無定，客之孤孀者多嬰其禍，故行旅有戒心，必結隊爲捍衛。蓋訥曼等雖經途無少窒，然陟崎嶇，犯霧露，儘可知已。

至報達，諸商就逆旅。蓋訥曼不欲與共居處，獨僦居隣室。室宏敞，華其飾，復有匡林泉石之美。休數日，易服，命從者持貨樣，逕適至市，晤衆商。商皆以優禮接，語次，益浹洽，恨相見晚。議值既定，日有易獲利倍蓰。後復攜貨之市，皆拒不納。詰之，知主者於是日逝，諸商悉往會葬所。蓋訥曼夙耳主者名，甚惋惜。詣禮堂陳屍室，室幕以黑帛。故事：回俗喪尙黑，禱禮畢，乃斂，引以行，朋戚爲執紼。蓋訥曼與焉。地距城遠，久之始至。石爲墳，規類而矩趾，若半球形。左右張幟，以憩送葬者。靈旣啟，屍入，閉如初。於是大牧師意曼率徒席甌周坐中禱，誦哥蘭經數章，義皆繫葬事者。朋戚從和之，聲殷然動地。窆事竟，已曠黑矣。蓋訥曼以久待意不適，而報達俗葬畢，朋戚必致祭，時益晏，或謂幟非帷蔽日，亦供宿，恐不及入郭，會息此耳。蓋訥曼聞之，愈惶急。自付「資裝乘逆旅，脫夜不歸，安知無胫餒者。卽奴輩利財，亦挾遁

可慮，奈何！」乘間潛身出，忿息急奔，倉皇誤歧路，週折數四。至夜半，始抵郭門，鍵不得入，不得已，覓壁舍暫宿。一螢有棕櫚錯雜，戶虛掩，入則草地茸茸然。就臥，心忡忡不能成寐。起繞壁數匝，忽燈光逆眼至，驚鍵其戶，窺升棕林間隱隙之。見三人著服類奴隸，一攜燈導，餘舁大篋一，脩五六尺許，置壁內。一人曰：「棄此歸耳。」又一人曰：「不可，吾儕受命，必以瘞，遠當嬰咎。」從其言，穴地埋篋，覆土而後去。

蓋訥曼聞其語，度篋必貯珍物，故埋此僻所。欲探究竟，循而下，至覆土處，力爬沙之。須臾篋現，有巨鑽，無鑰以開。時破曙，見傍有硝石，舉大者力折其鍵。啟篋，則一婦僵臥其中，有殊色。乃大驚悸，諦審，則婦頰微頰，隱約有呼吸氣。自忖其醉寐，耶當石擊，燥聲甚厲，胡不寤？又見被服至麗，釧若環均飾以寶石，巨珠環頸，光燦然，為裝類宮中女。心憐之，以其有生機也，擬先出諸篋，闔戶置婦於地，使受空氣。俄聞噎，腹鳴而口沫。旋疾疾然微舉其目，若不任怯憊者。聲漸續呼曰：「茶華樂，薄斯坦，史嘉樂曼馬奇，夾賽薄斯沙嘉，奴羅納海，納癸曼都司沙希，挪司希都司善美，若曹皆何往？」蓋所呼者為諸女侍名。不答，則怏然張眼視，驚曰：「胡至此！」蓋訥曼初聞婦呼婢聲，幽鳴可聽，心為之醉。見其蘇，即前致殷勤曰：「邂逅相遇，而拯若於厄，俾得少盡心力，實不佞之幸也。倘有所命，願不辭赴蹈以始終之。」並歷述己所由來，及窺見瘞篋事。婦察其言若舉止，知為長者，謝曰：「感上帝佑，得君拯予命，感

無既極。然仁心爲質者，必不半塗輟。竊有所請，願藏子於篋，俟羸至，載送君家，徐議善策。否則子與君徒步行，子衣飾迴別，見者疑怪，慮生不測也。」

蓋訥曼從之，出篋於穴，平其土。掖婦入篋，覆留隙，通空氣。卽闔戶入郭，雇羸至塋，負篋行。又以昔夕抵郭，時值夜闌，至今晨始得入告，驅羸者釋其疑。

蓋訥曼自大馬色至，假達，惟什一是權耳。孳孳日稔，心無旁及，不復知所謂兒女之愛情者。自見婦殊色，心不能無動，竟不知情之一往而深。既不惜與驅羸者僞言，冀以彌蓋，復步逐其後，防不虞。比抵家，意稍帖。闔戶避人，啟篋出婦，導入室，所以慰語之良厚。婦曰：「微君，命權絕矣。復冀衛之以免於危機，絲髮皆君賜也。」

蓋訥曼室雖華其設，而婦顧盼不之及。特以其款接殷至，感其誠，去面衣，示敬愛。蓋訥曼媿然喜，慶不世遭際也。具珍饌名酒，躬自省脰饜。復雪嘉寶授諸婦，曰：「請先嘗。」婦肅與共席。蓋訥曼就坐，見婦面衣有字，繡以金，數數審視。婦詰識字否。曰：「使行賈而昧之無，欺給立至，烏有不學者。」曰：「善，請誦所書字，當道本末。」視其詞，有「噫嘻！先知者叔父之後裔。」語。蓋加利弗赫命揆力，斯怯得爲謨罕默德之叔父亞勃司之後裔，先知者指教主謨罕默德也。凡奉教者於其主不敢舉其名，稱

先知者。

蓋訥曼至此，恍然悟，則覺感以爲大戚。曰：「嗟夫！予拯若，反棄予命矣。予奈何不幸以至於此！予與若相遇也，幾不自持，亦以若之不遽棄拒於予，而私心冀有以繼，今則前望墜地矣！嗚呼！予復奚言！生死惟命。」語竟，繼以泣。婦憐之甚，曰：「勿戚，予將語君。予名斐乃倍，意謂傷心人耳，以是命名，若預知將來之有拂逆者。凡報達人，無不知予名，而知予爲加利弗所至愛眷者也。予幼入宮禁，學於女師，業益進。加利弗喜予敏，所寵予者靡不至，尊貴無足與埒。而后蘇倍特妒予寵，時謂予於加利弗，凡有可中傷予者，不惜百詭以簧其說。幸加利弗不爲動，予亦慎防不敢忽。彼不得伸其螫，愈仇予不釋。若昔夕事，竟爲所算。度必潛置藥於櫛椽水，予飲之，乃迷不知人，欲生瘞予以快志。彼蘊毒久矣，特乘加利弗出征隙，一施其技。雖然，譎險若茲，卒不能致予於死，亦何爲哉！將來彼如何圖飾說於加利弗前，不能逆料。惟予匿此，恐耳目衆，必祕密，勿少漏。否則不特予寔寔，子亦有利焉。蘇倍特儻知君拯子於死，必仇君，將併及以雪恨，君其慎旃！予倘得重見加利弗，子必具白所以，彼鬼蜮無所逃。所慮者蘇倍特斐之口耳。」

斐乃倍言畢，蓋訥曼愀然曰：「事誠可慮。此間奴輩倘知妃爲宮中人，或不免多口。第若曹蠢蠢，

必疑爲新購之女奴。故俗凡少年多蓄美奴以給事左右，不爲怪。雖昔夕來蹤至腕，要之若曹亦愉悅不能測，請勿以是志忘。主臣幸不責，屈若陽爲奴耳。區區之誠實，願殫竭於左右，冀垂深鑒。惟祝加利弗別黑白，審賢奸，懲蘇倍特而復若之崇觀。他日沈沈禁籟，重得灑承恩遇，以冠弁後宮，亦曾念及草茅中有一舛午不幸之人，其傾嚮私沈雖未邀俯管而九死不釋者，知予者倘不謂苦真癡絕者耶？」

斐乃倍見蓋訥曼繫回哀悵之情形於言表，爲酸鼻者久之。徐答曰：「君言一何悽感！幸毋再及以傷予心。予正鬱伊不自禁，有無窮欲掬諸胸臆者，卒不能宣諸口，奈何？君亦當默照予心矣。」言次，聞叩戶聲，啓，則奴以殮具告。蓋訥曼止不令入，躬其役，不憚蹂躪。既，謂斐乃倍曰：「願少憩休養，有需惟命。」復出購簞具，並女侍二，歸買於斐乃倍，曰：「以資驅使，助橡飾。」斐乃倍感謝曰：「厚意稠疊，益見拳拳。願上天佑予，俾得顯予愛君之證，雖死不憾矣。」遂相與密談竟日。薄暮，蓋訥曼以燭至，報達俗，日中飽食，晚所設惟果饌。蓋訥曼具亦如之。酒三行，蓋訥曼擊瓊作歌，以道心曲。斐乃倍和之，歌中既述所歷，微寓不滿於加利弗，而於蓋訥曼則懇懇致意，情溢言外焉。嗣是蓋訥曼日左右於斐乃倍，言笑宴樂，不欲瞬息離。斐乃倍亦樂與周旋，由感而愛，情日膠結。第二人皎潔自好，恍若有加利弗臨其間，雖纏綿而不及於亂也。

時蘇倍特以斐乃倍生瘞死矣，意大快。特不能無慮，加利弗歸，其何辭以對。百思不得策，無已，則速編至。編爲保母，有祕事，蘇倍特輒與商榷，因具道斐乃倍事，求善謀。編曰：「此事不當爲，既爲之，悔何及？策無他，惟欺給耳。以木蒙布，作僞屍，置棺，葬之陵側，建墓門，造塋舍，塑肖象其中，蔽以墨繒。以石槩燃燭。然後率諸侍從暨羣臣往哭。加利弗歸，即以斐乃倍葬中，疾亡流涕以告，作悲痛莫釋狀，且云：『已命製墓碣，表不忘。』加利弗至是，亦惟一慟而已。然事亦未可僅就己想，脫加利弗以斐乃倍死之葬有疑，必以后妒而潛逐之，僞以死報，哀傷哭泣，特出於虛飾，則彼必啓棺視。視則事立敗，后將於何諉罪耶？」蘇倍特悚然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無慮，僞屍之木須名匠刻畫面目，當逼肖斐乃倍，加利弗必見信。此事一委子料量，決無僨誤。並傳昔夕進櫛櫛水之侍婢來，語以斐乃倍得急疾死，禁其入室，并以斐乃倍之死耗告寺人長美士勒，則事了矣。」蘇倍特大喜，即貽嫗以寶石約指一，持其體曰：「賢哉母，子想所不逮者，皆一一策無遺，子實銜感。是謀惟爾我知，弗泄。」

嫗俟鷓鴣像就，潛攜至宮，裹以帛，飾被悉具，納諸匱。命美士勒護寔於陵右，起筵樹碣，告成不日。於是蘇倍特視率羣臣及諸侍從舉封竊禮。聞者咸集視。蓋訥曼以簡出，知最後，喜謂斐乃倍曰：「死耗已播於衆，蘇倍特必私慶設計之善。雖然，禍福倚伏往往如此。願上天默佑，俾早遂子懷。且迺黃轉綠，

恩寵至無常耳，加利弗之愛正未可恃，况蘇倍特所行不義，行必自斃。若似亦不必白諸加利弗，時不可失，所謂適以成彼此之願者非耶？雖然，子自惟無似，要不敢作非分想也。」蓋納曼之語意，隱以餽妻乃倍。妻乃倍心肯矣，特不欲違宣吐之，漫曰：「蘇倍特逞毒而矯樂，自敗何疑。然加利弗歸，子必詳顛末，則所以暴詐僞者更速。子之憤懣，不於是一快乎？」

三月後，加利弗勝敵而歸，意張甚，欲誇示於妻乃倍，爆其雄略。暫觀羣臣服皆以黑，若有喪，大駭。亟詣蘇倍特，見其與女侍哭甚哀，詰之。蘇倍特曰：「不幸妻乃倍以驢疾死，故痛之甚。」加利弗不俟其語畢，悲極而暈絕。時維齊基阿法從，急以臂承之，幸不踏。久之，始累歎而言曰：「寔否？」曰：「葬事皆躬督，尙無憾。并置肖像於室，當導觀之。」

加利弗不欲重頌蘇倍特，卽偕美士勒往。入室，見肖像，以黑緞幕，燭光燦然，立礪窮雕鏤之美。隱村蘇倍特性至狹，居恆數短妻乃倍，何忽寬厚若是，殆判若兩人者，必有故。蓋加利弗多疑而智，度妻乃倍未必死，必蘇倍特害其寵，值子久出，乘間擯逐之而僞以疾卒告。卽欲驗其實，命發窆啓棺。視之，則妻乃倍面如生，蓋巧工爲之，雖諦察，不知爲木質。加利弗泫然流涕，不敢以手觸，恐干教律也。深悔發視之孟浪，而疑蘇倍特之心已冰釋矣。復命封築如前，爲營奠薦，躬率牧師禮經以禱，匝月乃已。

加利弗還入寢，二侍者左右屏息侍。俄加利弗微醒，一侍名奴樂納海者小語其侶納曼都司沙曰：「頃得耗，妻乃倍實未死，王聞之必大喜也。」納曼都司沙希不覺嗷然呼曰：「天乎，美無倫之妻乃倍，誠未死乎！」聲高而銳，加利弗覺，詰之曰：「奴聞妻乃倍尚未死，喜極失聲，萬死乞恕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果未死在何所？」奴樂納海曰：「今夕得妻乃倍書，述所歷事，并囑轉達宸聽。書雖未簽名，確爲妻乃倍手筆。因陛下休憩，未敢率瀆，且……」語未畢，加利弗亟曰：「書來！書來！汝遲滯，誤乃公事不淺。」奴樂納海惶恐出書。加利弗閱之，則具敘出宮後事，極言蘇倍特之妒惡無人理，復及蓋訥曼拯待之厚意。加利弗性至忘，方怒蘇倍特，欲重懲之，而閱妻乃倍稱道蓋訥曼語，失色大恚曰：「不意若竟背約以孤男少婦，數月同居處，已不可問，尙敢以書喋喋，抑何狡妄！予必立捕治，爲無恥者儆。」即御正殿，維齊基阿法率百官至。加利弗謂基阿法曰：「汝速率衛士四百人，搜捕大馬色商人亞波愛波之子蓋訥曼者，械以至。並捕妻乃倍來，毋使脫。彼二人辱國體甚，罪大不赦。」

基阿法銜命，先傳商會支配者以各道旅客籍冊至。檢得蓋訥曼名並寄跡所，即督隊往捕。其居周以圃，命騎從圍數匝。時妻乃倍適飯罷，據窗眺，窗臨衛，見武士麻集，人馬聲鼎沸，隱身潛觀，則維齊方指揮徒衆，知有變。自付「加利弗必已得書，微特不垂憫而衛士勢洶洶來，非初料所及，維齊帥以

至若搜捕罪人者，不知何緣致觸加利弗之怒。噫，予實不檢，予不應盛道蓋訥曼厚意。加利弗素多疑嫉，必欲甘心於蓋訥曼，則衛士必急名捕。噫，殆矣！「奔而謂蓋訥曼曰：『大禍至！捕車在門，奈何？』」蓋訥曼自膳窺，刀架摩夏，馬蹄蹴躡，衛士目矚矚然皆作鷹鷂視，大倖，股票不能聲。妻乃倍曰：『事迫矣，速易奴服，以鑪燼墨面，首承巨盆，狀若醜肆傭者然，必無人能識。其亟遁。』即有詰，以酒家保對。」蓋訥曼戚然曰：『然則若獨不自爲謀乎？』曰：『毋慮，予見加利弗，自有言。君非予比，不速行則不保。』蓋訥曼尚猶豫，妻乃倍力趨之，乃如言易裝出。維齊及諸衛士以傭也，不之疑。蓋訥曼遂疾馳出郭去。

維齊入，見妻乃倍坐睡椅，案滿置會計簿及銀幣貨樣。見維齊，即起隱曰：『予已知加利弗意，見時乞君爲之地。』維齊亟掖之曰：『上帝鑒予，孰敢侮汝！予之來此，不敢有幾微使若不悅。特奉命速覓，并借蓋訥曼往，則予職盡矣。』妻乃倍曰：『惟命。然蓋訥曼已一月前以事他適，願行……』語至此，即指案所列者曰：『以此種種，留請予爲暫守。予不欲負彼拯予之厚惠，故足跡不離，願并攜往。』維齊爲首肯，命昇諸物至宮，付美士勸弄之。大索不獲，蓋訥曼毀其居，車載妻乃倍並二女奴以行。

蓋阿法復命時，加利弗曰：『罪人至未？』曰：『居已毀矣。蓋訥曼徧索不得。妻乃倍言彼一月前他適。蓋與妻乃倍來，倘許入見否？』加利弗益憤憤，不欲見妻乃倍，立諭美士勸幽妻乃倍於荒園之

塔時加利弗盛怒，無敢諫者。美士勒倭然，潛語妻乃倍姑忍就幽，徐俟加利弗怒解時，當爲緩頰。妻乃倍含涕入塔中，蓋是塔築以專囚罪人者。

斯時加利弗手作書與敘利亞王齊納弼，蓋齊納弼爲其從弟，亦附庸國也。書略曰：

今有大馬色商蓋訥曼，爲亞波愛波子前在報達嶽予所愛者，妻乃倍事覺潛逃，度必返故土。希嚴行搜捕，械繫狂獄，數數榜笞，凡三日。然後聲罪徇於市，飭衛士遞報達定讞。蓋訥曼大惡，當籍其產，墟其居室，其親屬悉拘至，裸而揭槓，驅以遊，敢以衣食給者死。赫命挨力斯佞得手書。

加利弗立命使齋書遞敘利亞。又飭攜傳書鴿往，期得覆之速。報達鶴故善飛，卽至遠，能識途自返，哺雛時，返益疾。使者窮日夜馳至大馬色，投書於敘利亞王齊納弼。齊納弼卽拱立吻書者數四，加諸首，然後展閱之。立集衛士，躬飛騎帥以往捕，從官倉皇隨行。

蓋訥曼之母自其子離大馬色後，不得一紙書，念甚。同旅有歸者，雖言蓋訥曼無恙，然蓋母以未得書，戚戚不已。久之，神恍惚，心趨趨不寧，若蓋訥曼已遺不測者。若左若右，或隱或見，一闔曉卽遇之，貌至慘。蓋其母積思擾腦，成茲幻象。悻悻中謂蓋訥曼必已死，於是爲營虛冢，置偶像，日夜對之。

泣。女愛爾哥倫勃亦隨母哭甚哀，聞者皆爲惻惻。齊納弼帥兵至門，婢出應，詰以蓋訥曼曰：「死矣。曠主方哭於墓。」齊納弼甚疑愕，揮從者入室，索不得。至墓屋，見蓋母及少女涕泗交頤。驟見齊納弼，頗衆譴湧至，驚不知所謂。從者曰：「王也。」乃賜。齊納弼曰：「毋恐，予以加利弗命，捕汝子蓋訥曼耳。」蓋母曰：「噫，死矣，尙何言！尙何言！」言已，悲咽欲絕，不能成語。蓋孀痛子切，昏亂無狀，不復知王尊。而齊納弼性和厚，視蓋母及女慘痛無人色，甚哀憐之。自念「蓋訥曼有罪，刑其身足矣，奈何及屬。加利弗好暴虐，一至於此，予凌此無辜，隱痛寧有極乎？」

衛士既不得蓋訥曼蹤跡，齊納弼旁皇甚，又不敢違加利弗命，謂蓋母曰：「汝與汝女速去此，不得安汝居，出常護汝。」卽諭從者以長袍蒙掖二人以行，恐爲衆欺辱。於是籍室之所有，一幣之，劑其居，無一椽遺。既歸宮，謂蓋母曰：「加利弗命裸汝等體遊於衢，以示儆戒。此大辱，予視汝等，良不忍。雖然，命不可違，奈何？」卽諭令製衣二襲，無袂，以馬尾爲之，僅能蔽前後。翌日，以是衣衣蓋母及女，散其髮，而愛爾哥倫勃之髮長可委地，氍氍然狀益可憐。衛士驅之走。斯時二人雖奇其服，復裸其四肢，觀者如堵牆，亦有爲泣下者。衛士行且呼，謂若曹得罪於加利弗，權是罰。蓋母及女愧且痛，以髮被面，無地自容焉。

至暮，始驅二人歸，首飛蓬，足徒跣。行一日，未須臾息，憊甚，至是彙踏不能言。叙利亞王后聞之，深憤，命侍者持酒往，救之蘇。並慰之曰：「后憫汝不幸，命吾儕護持汝。王亦知爾曹冤，甚哀憐之。」蓋母聽謝，并乞達威忱於后。又問曰：「吾儕罹此虐刑，究何事獲罪於加利弗？雖刑死，殊夢夢。」曰：「汝得罪之因實由汝子。蓋訥曼盜加利弗之愛奴斐乃倍。往捕，逸去，加利弗怒而刑及汝曹。加利弗性暴，然無敢與抗者，鬱其威也。吾君雖惻隱寬大，屬於加利弗，又何能方命，亦惟有陰施其惠耳。」蓋母曰：「吾子性質夙謾，復漸漬於教育，深明尊親之義，何至冒不韙，蹈刑章，決無是事。」言至此，仰而呼曰：「噫，蓋訥曼，今知汝尚未死，果爾，則家雖廢，罰雖酷，舉不足道。願上帝佑予子無恙。予復何求！所慮女脆弱，不能耐厄苦耳。」愛爾哥倫勃曰：「予矢必從母志，覓予兄。」於是相持而泣。侍者復慰止之，並餉以食。翌日，驅行如前。若是者凡三日。齊納弼雖不悞於加利弗之命，亦不敢顯違取咎。卽諭大馬色居民及流寓者，有敢與蓋訥曼之母若妹衣食居室，及與通語，相扶助，皆殺無赦。令下，驅母女出，任所之。人皆望而走避之，惟恐不速，至朋戚亦然。蓋母驚謂女曰：「吾儕豈中疫而見者懼染乎？抑遭此慘劇而人皆惡而屏絕乎？何可一日居此！」遂攜愛爾哥倫勃同行，亟欲出境。甫及郭，時已曛黑，無可投止。卽有回教徒之好善者甚相憫，卒怵於令，相與歎息而已。

齊納弼以所辦本末由鴿遞復加利弗。旋得諭，遂遂出境。齊納弼如命行，而蓋母及女儼然就道。出郭，耳目稍疎，亦有私餽以幣若饌及行賸者。至一村落，人多聚問，嫗具述其故，嗚咽不自勝。見者罔不流涕。爲去馬尾服，而衣以大布之衣，履以屨，爲束髮盪沐，稍復人色。於是蓋母及女指塗哀來，暮就回教寺憩。俄渡幼發拉底河，而至米所波大米國。又達程素安，然後赴報達。報達爲加利弗所都，不遠遁而至此者，冀蹤跡蓋訥曼，故不避危險焉。

斐乃倍之閉於荒塔也，日夜泣不止。一夕，加利弗微行調查，偶經塔側，聞中有悲泣聲。竚聽，則斐乃倍歎曰：「嗚呼，蓋訥曼以救予故而得禍，若是之酷，又以凜凜於加利弗故，食此惡報，至不能保其身，而遠逸求免，不亦哀乎！嗚呼，加利弗絕不審黑白，而遽以酷烈施雖威稜無敢犯，天帝實日鑒之，將如冥誅何！」言已，輒大哭。加利弗聞之，自付使斐乃倍言確，則予虐及無辜，何以操刑柄。卽回，命美士勒詣塔挈斐乃倍來。美士勒自斐乃倍得禍，甚爲憐慮。聞加利弗言，大喜，忿息至塔中，謂斐乃倍曰：「加利弗命若往，將復幸。冀若以後勿再至此也。」

斐乃倍一見加利弗，卽長跽伏地，泣不能言。加利弗面鐵色，盛氣曰：「斐乃倍，汝言予暴虐，不辨黑白，何所見而云拯汝者爲誰，亟以實告。」斐乃倍知加利弗已有所聞，不如直陳無隱。答曰：「主臣，

願恕其愚昧。拯妾者非他，即亞波愛波之子蓋訥曼，以衣以食以居均以禮。若人自知妾有寵於陛下，益以敬心自持，無幾微忽，其儼儼固可質諸天帝者。」加利弗曰：「汝言得毋欺？」妻乃倍曰：「妾胡敢欺陛下？脫欲欺，即不直言矣。」加利弗曰：「然則蓋訥曼誠矣。汝徒感其誠而已耶？」妻乃倍曰：「妾以蓋訥曼長者，使人愛且敬。使妾不遇拯而死，死有知，且不忘陛下，豈以一拯故而頓易妾初志耶？况蓋訥曼始終守身若處子，即一言動不敢踰，更使妾心肅然無他念矣。」加利弗聞言，色漸霽，命之起賜坐，使晰述所歷。妻乃倍於蘇倍特事則隱約不彰言，並明所以居蓋訥曼家者特避禍耳。蓋訥曼之逸實悵憫而趣其行，不自知其干法也。加利弗喟然曰：「汝言當可信。予不欲文過，予誌予儻。惟予歸報達將匝月，汝始來告，曷故？」妻乃倍曰：「蓋訥曼簡出，得信較後。且妾書雖早具，無因緣得達。遲至一月，始得交奴樂納海手也。」加利弗曰：「蓋訥曼遭此无妄，必赦雪之，以補子過。汝倘有請，予必許。」妻乃倍伏地謝曰：「願陛下亟宣命，赦蓋訥曼罪，並召使聽命。」加利弗曰：「予當錄其救汝之功，復其產，新其室，瀦濯其家屬蒙刑之辱。至汝遭厄之夕，脫不遇蓋訥曼，白骨矣，是蓋訥曼實生汝，汝之身蓋訥曼之身也，汝當歸彼以酬其德。」妻乃倍斯時心奕奕然，不復能置一辭，默而退。至舊居，陳設如故，而蓋訥曼之簪縉幣物，已羅羅移度室中矣。

敕令下，不知蓋訥曼所在，斐乃倍決意躬覓之。請於加利弗，得許，囊千金，騎而二侍者從。先禱於寺，施其金立盡。次日，至販珠者總匯所，未下騎，命召筭事者某至。某故樂善博施，與及見斐乃倍授以金，曰：「君大德，遐邇稱道。予以千金置君所，請爲子濟客此而貧病者。」某曰：「敢不惟命。昨適有母女自異國來，狀至黠慘，第意態非竄人，必遭厄至此。長途風日，面黧黑，衣盡穿空。子憫其困頓，命妻款之，給衣食。倘欲一見否？」斐乃倍下騎，甚欲面之。某肅斐乃倍入。主婦出致禮。斐乃倍曰：「竊有請於夫人，聞有母若女自異國來，願得一面。」曰：「渠輩正在此室。」卽爲指示。斐乃倍諦視良久，曰：「汝曹遠來，聞頗顛困，必被難者。子來此，汝倘有所需，可索言之。」答曰：「吾儕以無辜嬰禍，天實厄之。經此慘劫，使人驚心欲碎。」言未已，涕若綆縻，悲愴哽咽。斐乃倍與主婦皆爲揮淚。移時，斐乃倍曰：「願若以家世及所遭不幸事縷述，予當釋若悲。」曰：「吾儕得禍之由，實斐乃倍致之。」斐乃倍大駭，以欲得本末，不之阻。續聆其語曰：「子夫爲大馬色商人亞波愛波，已逝世。子曰蓋訥曼，商於報達。不知如何，加利弗謂其盜斐乃倍而遁。捕不獲。撒敘利亞王，毀籍子室產，逼子及女徇於市，復遭逐，流離困苦極矣。所以得而不死者，欲一見子子耳。子子在，則因辱所不計。」斐乃倍曰：「蓋訥曼已蒙赦矣。此事皆由于遭乖舛，致汝曹家室顛沛，子心實惘然不寧。今加利弗已有後命，以蓋訥曼爲長者，冀慰其誠，

待其至而旌賞之，並以予歸蓋訥曼，酬厥厚德。然則與母正一家親屬耳。」言次，卽持蓋母，示敬愛。母惶顧不知所答。斐乃倍又與愛爾哥倫勃接手，顯親密焉。

斐乃倍致相見禮既，又曰：「願屏煩惱，待好音。曩蓋訥曼買於報達之財，儲無遺失。第母固重得兒而外貲產，不得蓋訥曼，雖鉅富何樂？卽子亦悵悵者。要之骨肉之情，與愛戀之情，凝注於一身，神徹冥冥，相見或當不遠矣。予今日得母等於無意中，安知不獲見蓋訥曼亦出於料想所不及乎？」言次，某至曰：「適見一年少，病不能乘，紡於駝而行。抵醫院，視之，若相識。詰其邦族，不答，但流涕歎歎。予甚憫之，慮入院或爲庸醫所誤，卽命僕掖至予家別室中，當爲從容調攝焉。」時斐乃倍聞之，若有所感觸，起謂某曰：「請君導予入病人室。」某諾，導之去。蓋母從旁悉其語，謂愛爾哥倫勃曰：「嗟乎！彼病者未識何許子？恍惚欲疑爲汝兄，特不知汝兄果猶在人世否耶！」

斐乃倍入室，見少年瞑其目，面灰白，無幾微人色，微似蓋訥曼。不能決，卽名呼之，不應，若失知覺者。又曰：「嗟乎！蓋訥曼，子誤矣。予以念汝切，致惑於形似。彼亞波愛波子，卽病劇不省事，亦未有聞斐乃倍聲而不識者。」此少年聞斐乃倍名，卽奮張其睫，愕視良久。旣而愀然曰：「嗚呼！汝果爲斐乃倍乎？胡相遽於此？」語未竟，一悲而厥，力救始蘇。某以病者惡罵，趣斐乃倍暫出，勿擾其精神。移時，蓋訥

曼神稍復，舉首四顧，不見斐乃倍，踞足而呼曰：「嗟乎，斐乃倍頃所見者，豈汝幻影耶？何逝之速？」某曰：「非幻也，予以君體弱，宜靜憩，故趨夫人出。稍息，可相見。且加利弗已下令赦君矣。微特無罪，且有賚。惟願君省思慮，強飲食，善自攝而已。」

斐乃倍以得見蓋訥曼告其母，母喜欲顛，卽起往視。某之妻以蓋訥曼疾甚，不宜過悲喜，力阻之。從其言。於是斐乃倍慨然曰：「今日不期而得團樂一室中，非上天默佑，烏克臻此？」卽興辭回宮。時加利弗獨在密議室，斐乃倍由近侍導之入，具白得遇蓋訥曼及其母妹。加利弗深駭異。斐乃倍復繩愛爾哥倫勃之美。加利弗默然作色，移時，始霽顏曰：「予聞汝得見蓋訥曼等，甚喜。前言息壤，予必不食，今而後汝可自由矣。」

翌日，斐乃倍至某所，詢蓋訥曼疾何似。某曰：「行瘵矣，可使見骨肉。」斐乃倍曰：「予當先見之。」入趨榻前曰：「蓋訥曼君，予以爲長別離矣，不圖今乃繼見。」蓋訥曼長吁而起曰：「嗟夫，相見之奇，詭乃至是！昨一覲面，未接辭，殊悒悒。若會因緣，以此事達諸加利弗否耶？」斐乃倍曰：「加利弗已深悔前非矣。因禍得福，并許予自由，以遂爾我之私願。」蓋訥曼聞至此，心忤忤然，喜躍不自禁，拊髀而前曰：「是言果確有可據乎？」斐乃倍曰：「胡不可據之？有初加利弗聞君脫身逝，大恚，罪及汝母妹。」

今則幡然一反曩日所爲，渴欲見若，并厚賚若。若一家將並蒙釋矣。」

蓋訥曼詰母妹受虐事，斐乃倍具告之。蓋訥曼毛骨爲悚，旣而悽然曰：「以子故，致累及母妹，予罪何可逭！一爲沾襟涕下。」斐乃倍復述遇其母妹。蓋訥曼亟趣延之入，相與持之而泣，見者皆爲洩瀾。蓋此四人者，皆涉歷苦厄險難，心力俱糜，自謂畢生無復有發然開口之一日，不圖憐心愜志之境，竟於邈遠侏僚中遭之。其聆靈之機，一若天故陸離突兀以炫其奇妙者。

於是蓋訥曼自述與斐乃倍別後，匿跡小村落，驟遭疾。有農者而慈，爲調護周至。前日病稍間矣，農爲御駝，俾就醫院養河。乃適與某君遇，斐乃倍亦補述荒塔受囚事。又曰：「吾儕自此，當舍茶而齋矣。謁加利弗不可緩，特所需必預具，否則加利弗將不歡。予當爲料簡之。」

斐乃倍還至宮，取千金授某君曰：「黃金千，願君爲蓋訥曼母妹製華服。」某部署畢，蓋訥曼已霍然愈，擬偕母妹晉謁加利弗。方整衣待趨朝，而維齊基阿法至，趨蓋訥曼上騎亟造。蓋訥曼唯唯，斐乃倍等亦超乘從之。

維齊導蓋訥曼至廷，以禮見加利弗，儀觀辭氣，雍容得中，羣臣皆私相歎賞。加利弗曰：「子今日見汝，甚慰慕念。汝亟以救斐乃倍本末諗予。」蓋訥曼縷晰以聞。加利弗嘉其誠，賚錦袍一襲優寵之。

詔曰：「其官蓋訥曼於朝，用勦庶務。」蓋訥曼曰：「草莽無識，辱鞭策有加，敢不竭其愚忱，以仰酬高厚。」加利弗悅其對，頒祿維醵。退朝入噴室，亦惟蓋訥曼及基阿法與焉。

加利弗既見蓋訥曼之母若妹，心獨豔愛爾哥倫勃，以其殊色無儔匹者，爲神移久之。謂之曰：「若容采冠絕，足膺委佗之選。曩日之屈辱，幸勿介懷。今予欲斥蘇倍特，科其罪。若卽承后位，其克修乃職。」又謂蓋母曰：「若齒未衰，擬以若耦維齊基阿法。」又謂妻乃倍曰：「若卽歸蓋訥曼，予糝命無戲言。速傳主裁判者，分別簽定婚事。」蓋訥曼既娶妻乃倍，感加利弗恩，益兢兢自矢。以女弟微賤，不足代蘇倍特，固爲辭。加利弗不從，卒娶愛爾哥倫勃爲后云。

●亞波愛波 (Alon Ayoub) 爲宮厚之義。

史希罕拉才得續述蓋訥曼事，蘇丹大悅，謂跌宕談奇，且足風世。史希罕拉才得曰：「陛下既好之，請再述魔媒故事，其奇譎當更有可聽。」蘇丹許諾。時朝曦欲上，急於早朝，約翌晨再叙。如期，史希罕拉才得復就坐而言：

魔媒記

伯沙拉昔有一王，甚愛民，民亦推戴之。富而無禍，常忽忽不樂。回教士多有爲之禱祝者。未幾，后果有身。十月而生男，王名之曰徐恩愛拉斯門，譯言美如神像也。

王乃集五行家以術推此兒休咎。相與推訖，白王曰：「太子多壽，性勇毅，特不免魔繞，至多艱險，必強忍之。」王聞，識其語，亦無憂色，曰：「凡主一國者，必勇敢，事乃有濟。若夫所遭艱險，則禍福固相倚伏，安知不由此得深造乎？智識必經患難，乃能增益也。第勗以君道而已，安問其他。」

於是使人慎撫太子，並勸勉以修身爲教。長則延專學者爲之師，以廣習諸術業。王年漸老，舊疾復作，勢且不治。自度奄忽亡日，召太子受遺命。時愛拉斯門被教有年，氣象淵卓。王乃曰：「我病且彌留，汝當嗣位。治國之道，不可不知。政固宜劑以寬猛，顧使民畏不若使民懷。且刑賞之柄，尤宜慎重。僉壬之輩，往往貌爲君子，取信一二事，使人不疑，以陰售其奸險。阿諛浸潤，復工其術，使人主受其愚而不知，顛倒是非，國是乃不可問。汝其慎旃，毋蹈覆轍！」言竟而絕。太子服哀七日，始行登極禮，別用新璽。受朝時，見諸臣旅進屏息，深凜天威，一發言則羣相唯諾，左右無不承望其顏色，自謂今日乃知人主之貴。用是日益驕恣，喜諂諛，諸新進皆授要職。卽有以忠言規者，皆不納。日縱淫樂，不復問民生疾苦。小人漸進，治體墜，國用匱矣。

愛拉斯門之母甚有才，深慮之，思欲革其惡。乃誡之曰：「若踵是不悛，非第喪其財，將有揭竿而起者。當此時汝尙能酣歌恆舞乎！願早爲計也。」不聽。未幾，怨言益途，憤政府之無道，囂然欲動。幸母調停之，得不發。於是愛拉斯門懼，盡斥諸少年之執政者，而以名德有夙望者代之。

然帑藏竭矣。愛拉斯門悔且憂，莫能自釋。夢一老人容莞然，前謂愛拉斯門曰：「天下事常有以至艱而得至樂者，知之乎？汝欲解汝憂，必游開羅，有佳遇，足以娛汝。」

愛拉斯門覺，甚異之，往白諸母。母不信，笑謂愛拉斯門曰：「夢幻境耳，烏足據果欲往開羅者，愚莫若汝矣。」愛拉斯門意殊不然，曰：「母以爲夢特腦中偶現象耳，然有時往往奇中。予師曾述得奇夢而致禍福者，難俚指數，安得謂必無其事？即吾師言未可盡信，而昔夕之夢則固親歷無可疑者。觀彼老人儀容莊穆，非人世習見者，意必神也。殆我教之先知。」欲釋我之憂，故來詔我，所言當不欺，吾必往。」母多方止之，卒不聽，乃以政託諸母，而乘夜私赴開羅。

開羅者，名勝區也，其富麗無與匹，處全世界人無不思一觀覽爲樂。愛拉斯門不辭艱辛，至其地，疲甚，偶息息一回教禮拜寺中，卽倦臥。復夢前老人來曰：「汝從我言，乃不憚跋涉，自非至堅定勇敢，曷克臻此。予必使汝爲全世界至樂至富之君。予所以使子來開羅者，亦藉以觀子之誠。予嘉汝志，可

亟返伯沙拉，當於宮中得無窮幸福也。」

愛拉斯門覺而甚失望，陰念「曩者疑爲先知，而倘恍若是，恐實幻想之魔耳，思之數，故往往見於夢。留此無謂，不如亟歸。幸未爲他人說，否則人將疑予矣。」

於是返伯沙拉。母問何所得。愛拉斯門歷述其事，甚忸怩，慮母責也。母恐傷其心，轉撫慰之曰：「勿憂，上帝倘以富賚汝，可安坐得之。我所望於汝者，則非富伊德。倡樂飲酒，娛則娛矣，實戕汝心，勿再踵前失也。且人主以天下爲憂樂，若治象雍熙，斯民歌舞，樂孰有逾此者乎？」

愛拉斯門曰：「自茲當母言是從，並守賢師傳之訓。」而是夕愛拉斯門復夢此老人曰：「汝大富之時至矣。翌晨，辨色而起，以一鉏往汝父居室，發其地，所得必饋汝欲。」

晨起，愛拉斯門往母室，以夢告。母笑謂之曰：「固哉此叟也！何緣而數誑汝？汝尙以其言足信乎？」愛拉斯門曰：「雖不可信，然語甚奇詭，擬如言試究之。」母大笑曰：「汝旣好奇，不妨一試。此固易事，非若曩往開羅，長途勞頓也。」

愛拉斯門曰：「三夢語相銜接，往開羅，老人所以驗我勇，使歸伯沙拉，謂得之宮中，昨復以所在地明示，細按之，似非不可信者。寧發而不得，一舉手勞耳。詔我而我置不取，我其自外矣，悔可追乎？」

言畢，卽取一鋤往。室頓發太平，杳無所見。力倦稍息，度若又無效，則母將重唾予。旋又奮力爲之。忽磚下見巨石色白，急起之下，有門，鍵以鐵製，以鋤斷鍵，破門入，有階級，文石爲之。乃蕪燭而下，至一室。室之顛及地皆綴以水晶，磁周其四壁，甚密緻。中列架四，架各承雲石缸十，疑所以貯美酒者。發覆，則燦然纍纍皆黃金。大驚喜。遂發皆然。乃手金一握，出以呈其母。

母聞愛拉斯門所遇，大奇，乃曰：「汝無喜也。今而後若再以淫縱耗而財，汝之仇聞汝得多金，將必陷汝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否否，請毋過慮，必不貽母憂。」

於是母使愛拉斯門導入地室。陰念「其父在時默不以此事告我，豈非大奇。」至藏金所，見諸物，奇詭已極。俄復於屋隅得一雲石小甕，爲愛拉斯門曩所未見，知必有異。啓甕，則一小金鑰在焉。母曰：「此必他室之鑰。蹤跡之，當有異寶在室中。」

覓良久，見壁隱一鎖。試以鑰，豁然落。門開，見中有金柱九，八柱皆有像，以大鑽石成之，異彩照灼，明逾白晝。

愛拉斯門遽呼曰：「嘻，阿爺從何所得此寶像耶！」尤奇者，第九柱無像，而上綴白錦一，有文曰：「兒觀此，當知尙有第九像，美麗非餘像所望，而價值亦倍徙至千萬。汝欲得之，必往開羅訪予舊僕。」

莫巴雷克。其名開羅人多知之，得卽告以所遇。彼知汝爲吾子，必導汝知像所，且示汝得像之良法。」

愛拉斯門心動，謂母曰：「意此第九像之值，雖并八像，亦無如是巨也。余決計作開羅游，望許我。」

母曰：「諾，子不汝阻。汝去，國事子與維齊分任之。」愛拉斯門乃治裝，挈僕從，再遊開羅。

抵開羅，詢莫巴雷克居址，乃知爲埃及巨富人也。居處崇麗，塲於王侯。性復好客，四方冠履集其門，若龍魚之趨大壑。愛拉斯門乃遵途詣之。門者詢氏及職業。曰：「予遠來旅客，夙耳汝主名，欲一奉手。」門者入告，出謂愛拉斯門曰：「主人已敬俟矣。」

愛拉斯門入，至一廳事。莫巴雷克降階迎，執禮甚恭，并道愛慕意。愛拉斯門言子爲伯沙拉新王。愛拉斯門前王卽世，子得嗣統。」莫巴雷克曰：「前王乃子主。然我不知其有儲，君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予生已二十年。足下何時離伯沙拉至此？」莫巴雷克曰：「予別子主約二十二載矣。敢問君何證而稱王子？」曰：「子父在位日，曾密築一窟室，藏金四十缸。」莫巴雷克亟問曰：「外尚有何物？」曰：「內更設一室，植金柱九，鑽石像居其八。惟柱之次九者，上止白錦一方，有父手書，言有第九像，華麗逾所列，且命我至開羅訪汝，當得像云。其速導我行。」

莫巴雷克聞之，悲喜交集，卽長臨以吻接其手曰：「天乎！君真子主子也。君欲得此像，吾必導之。」

然君道路困頓矣，請少休，數日後卜行，可乎？頃吾適饗客，皆知名士，倘不棄，盍相將入席，以縱談笑。」
愛拉斯門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於是莫巴雷克即導至一高閣，賓從研集。愛拉斯門入坐，莫巴雷克進食維謹，諸客皆屬目心異之。

巴而莫巴雷克曰：「諸君勿驚，余執禮過卑下，此少年爲愛拉斯門，乃伯沙拉前王子，今嗣統矣。前王曾以貨畜余爲奴，迄死未許自由。頃所執禮，在舊主前，回應爾爾。」愛拉斯門即謂之曰：「自此時始，予畀汝自由，凡子於汝身所應得之權利，概從放棄。惟願知更有何事可以效勞。」莫巴雷克大喜，以口接地謝，命酒權飲。夜分，客興辭，致贈以禮。翌晨，愛拉斯門謂莫巴雷克曰：「今日子欲行遊，子其導我，非景物之攬，實子事是亟。」曰：「諾。顧此像非易致者，必歷種種困厄險阻，庶幾或得之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事即至艱險，子必冒之，不復避。危難當前，畏而隳，毋甯奮而死。子自主持之，無所悔。願君勉作健，即日首途。」

莫巴雷克見愛拉斯門志堅不可奪，乃命辦裝。各沐浴申禱，然後啟行。途中聞見怪異，旋至一
所，地闊寂，景甚幽。莫巴雷克下騎，命留僕從以待，而招愛拉斯門曰：「當與子偕行。然此後皆險境，慎之，非入此不能得像。」

行抵湖濱，莫巴雷克面湖坐，謂愛拉斯門曰：「當渡此。」曰：「無舟奈何？」曰：「少頃當有一船來。船具兩槳，乃魔王來逆君者。君慎勿與舟子語，亦毋或作聲。舟子狀至可怖，然汝勿驚。脫不默，船立沉溺死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承教，不敢忘。」

言次，果一舟破湖來。舟質以槳裂，鑿琥珀爲槳竿，張以鐵錦，長旂颺左右。操舟者象首而虎身。漸近，舟人以修鼻引莫巴雷克愛拉斯門登。瞬息達彼岸，復以鼻舉二人置岸畔。俄人船俱杳。

莫巴雷克曰：「至此，可無庸捫舌矣。地爲海島，屬魔王轄，中多珍怪物，近矚遙眺，勝概不可殫舉。君不觀垌野間乎？芳草芊靡，雜樹相錯，果木之植，鬱鬱益縱。羣鳥下上其際，鳴清婉可聽，皆他處所未聞觀者。」愛拉斯門信武縱覽，神爲之移，幾忘行路難矣。

旋見宮闕峨然，上接雲衣。綠垣一帶，翠玉瑩然，周以深溝。溝畔高樹聳列，濃陰敷覆。宮門金色璀璨。一橋銜接，以一介殼爲之。修可十二尺，廣可六尺。人竭來宮前，狀並醜怪，均手巨鐵槌，以環衛宮禁者。

莫巴雷克曰：「姑少留。恐鬼物將爲害，吾當以術解之。」探衣囊出黃絹四，一纏腰，一覆背，餘二則子愛拉斯門，令如式爲之。又以氈二布諸地，周以寶石磨珀。二人各就一氈坐。莫巴雷克曰：「此宮

爲魔王居，子將延之來。惟其喜怒不可測，魔若不善吾曹來，必爲巨形怪物，倘爲美丈夫來，則事可濟矣。爾時君當謹致禮。然足勿離此氈，離則立死。君當曰：「吾父不幸辭世，願主以愛吾父者愛吾。」倘魔詢所欲，君則謂「但欲得第九像耳。辱賜，則萬幸。」

莫巴雷克言竟，卽施魔術。須臾，也煜爍，雷聲隆隆然。島中呼號聲駭人耳，四隅昏黑，坤軸若震盪，幾似世界末日時矣。

愛拉斯門懼甚，而莫巴雷克若罔覺者，笑曰：「子在，請勿懼。」忽見一美丈夫來，蓋魔王也。望之，凜烈之氣使人生畏。

愛拉斯門卽起致禮，一如莫巴雷克所教。魔喜接之，謂曰：「子子，子曩甚愛汝父，汝父每來覲，子必贊以像，今將移以愛汝矣。汝父卒前數日，吾命書錦以遺汝，並許以第九像賜汝。像之美，逾八像遠甚。茲當如約。汝夢中三見之老人卽吾也。吾屢指示汝，實欲玉汝。子早知汝意，汝強毅，無畏難心，予頗嘉汝志，卽不以爾父故，亦且償爾願。惟汝他日必以一年十五餘之歲子來，須具絕世姿而未知愛情者。汝亦當嚴自律，毋稍萌異念，汝其誓以爲信。」愛拉斯門卽立誓守斯言。又曰：「彼美之未知愛情也，烏從而知之？」魔王笑曰：「觀人面固難知其心，然亦自有術，但亞當後裔不能爲耳。吾有一鏡，汝

持以考驗，自勝皮相。汝倘得女，卽以此鏡照之。鏡洞澈無翳，此女必守禮謹嚴，稍有煙雲，則已非完璧。願毋背今日盟。苟食言，予必戮汝。」愛拉斯門唯唯，矢不敢背。

魔王乃授鏡於愛拉斯門曰：「得此，事易爲矣，汝可任意去來也。」二人於是別魔王返。抵湖，象首虎身者又具舟渡之。既抵前僕從留待所，乃乘馬回開羅。

數日，愛拉斯門謂莫巴雷克曰：「今我曹當往報達選女，以應其求。」曰：「晝先覓於開羅地大人稠，必有當意者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然。但何道可使如年之女一一就驗？」曰：「子素識一媪，可委彼爲之。」乃召媪，告以故。媪果導女廣至，視之皆美好，齒亦如所言。迨試以鏡，則皆不能無翳障。此曹女有出貴族者，有出平民者，皆不中選法。

於是敗行往報達，做一大宅，將以選女。復廣招賓客，相與譚議。更以餘食飯僧，緇流咸集，門幾如市矣。

近愛拉斯門居，有回教教師曰巴皮叩馬，秦者，性嫉妬，因己貧，尤忌人富。聞愛拉斯門饒於資，銜之甚。於晚辭時，宣言於衆曰：「聞報達來一旅客，揮霍豪恣，莫知所自，頗可疑怪。或盜劫人財而越境以遁者，倘加利弗聞之，則諸君失察，必受咎。盍白諸上子，在堂職鎖鑰，不宜干他事，特爲君等計耳。」

衆爲所惑，卽請巴入告。巴陰喜其計之行，歸草一疏，擬登日上之加利弗。

適莫巴雷克亦在堂，悉聞巴皮叩馬秦之言，乃具金錢五百，錦數端，經造巴氏門。比入，巴詢來意，狀殊睥睨。莫巴雷克卑其辭曰：「子君鄰也，因伯沙拉王愛拉斯門來，故至此。」言次，以金錦饋，且言「愛拉斯門夙景君名，願一承顏色，先遣某奉贊，幸弗却。」容益謙。巴喜曰：「辱王至此，恩惠未趨候，甚歎。其先爲致辭，翌晨，我固當修謁。」明日，巴祈禱畢，謂衆人曰：「事有誤會。昨所言之旅客，今乃知爲伯沙拉王，才行卓越。子之疑亦誤聞傳言耳，幸未孟浪。」言畢，易服往訪愛拉斯門。愛拉斯門待之謹。巴皮叩曰：「公欲久居此間否？」愛拉斯門具以選女告。巴皮叩曰：「此大難事。顧我所知者，有一女，甚近公言。昔其父爲維齊，今已解組，以教育弱息爲娛道。君帝室貴冑，倘欲婚，彼必不辭。」曰：「吾必先驗此女之品，合格，然後娶。才色易知耳，真否將何以爲據？」巴皮叩曰：「君願如何驗之？」曰：「願一觀面，他無所求。」巴皮叩笑曰：「公豈有相人術耶？我將爲公導見之。」巴皮叩卽導愛拉斯門往女父所，告以愛拉斯門之家世，并求見其女之意。女父卽使女出見。去面網，美無與儔。愛拉斯門爲之神往。亟取鏡照之，鏡瑩淨，無纖毫翳焉。

愛拉斯門求婚，維齊允之，命行結婚禮，使召理民事官至，如例署書畢，禱上帝。愛拉斯門復宴維

齊，豐其贈。又使莫巴雷克贈女以珍寶珠玉，并遣女入室。客既散，莫巴雷克謂愛拉斯門曰：「今事已諧，可返命矣。君曾記前立之誓乎？」曰：「女貌美，令我心醉，欲挈之返伯沙拉，不願復見魔王。雖然，背誓不祥，予決不負所屬，當即行。」莫巴雷克呼曰：「君萌此念，殊危險，終當強制情欲以踐前約。」愛拉斯門曰：「此女豔絕，視之幾不能自持。當速藏，毋令我見之心怦怦也。」

於是偕往開羅，遂途抵魔王島，而女則乘輿往。女自結婚後，迄未見愛拉斯門，心疑之。乃詢莫巴雷克，至伯沙拉境，否莫以實告，謂愛拉斯門本無娶汝意，因受魔王囑，欲致汝於彼，故僞婚耳。女聞之，悲慟欲絕，乞爲援手。莫巴雷克憐之，所以慰藉之者良至。女泣曰：「予以異鄉羸弱，墜若曹計，上帝必有以報。」而愛拉斯門終不敢背約。女徒涕淚終日夕而已。

愛拉斯門卽以此女奉魔王。魔王諦視良久曰：「此女端麗，甚合予意。汝竟能踐約，尤屬可喜。汝兩歸，入地室，所許第九像已移往位置矣。」愛拉斯門乃別魔王，返開羅，稍旬留，卽回伯沙拉，急欲得像。又憶女容色之美及哀泣之狀，撫膺自問，媿悔交迫。若此靡賞，乃令其棄父母，入鬼國，與異類偶，其咎予實尸之。

未幾，抵伯沙拉，民皆歡迎。愛拉斯門往見其母，告所遇。母以第九像可得，樂甚，曰：「當如言速往。」

地室驗之。」至則大驚，蓋坐第九柱上者非鑽石像，卽前進於魔王之美女子也。女曰：「王以予在此爲怪乎？王初意特欲得至寶耳。今得予，必追悔曩之疲道塗，歷危險，爲不值矣。」王曰：「否。我至愛汝，特以妨前約，不得已乘之，心猶耿耿。今何幸得汝！鑽石雖貴，又烏足道，卽舉世界至寶重之物，亦無以易予愛汝之心也。」

時雷霆驟作，聲震宮宇，母懼甚。須臾，魔王來，謂之曰：「毋恐，予深愛汝子，欲一試其制欲之功。予固預知此女美絕倫，幾令汝子見之不能踐約。然世人抵制情欲之力本極薄弱，汝子雖一念偶弛，旋能強自堅忍，不負盟言，亦堪嘉尚。茲以此第九像寶汝子，其珍貴非彼八像可同日語矣。」又謂愛拉斯門曰：「此汝妻也，願永以爲好。既麗矣，其無纖介瑕也，益足珍貴。汝必始終愛重之，毋稍移愛於他人。予更有後命以獎若。」語竟，風飈起，倏忽間，魔王已杳。愛拉斯門乃大喜慰，卽夕成婚，下詔以女爲伯沙拉王后。後二人伉儷甚篤，並享大年云。

●先知指回教主穆罕默德也。

●此皆回教禮儀。

史希罕拉才得於愛拉斯門事已備述，端末，請再及他事。蘇丹許之。惟夜已嚮晨，不及續叙，期之

明日史希罕拉才得續述如下：

殺妖記

昔有君哈倫城者，國既富強，復子惠及下，民庶和洽。後宮多佳麗，而王心不怡，以未得儲嗣故也。宮中新嬖亦惟胤續之求。一夕，夢一老人，儀容嚴穆，若先知然，謂王曰：「予已悉汝意，禱時必長聽者再禮畢，即詣園取柘榴實任食之，必得子。」

覺後，憶所夢，亟如言禮畢，食柘榴實至五十粒，蓋後宮有嬖五十人，故食如其數。亡何，四十九人皆孕，惟一名比羅時者獨否。王惡之，曰：「天其棄彼矣。天之所棄，留則不祥，必殺之。」維齊聞之，諫曰：「具質稟氣各不相同，比羅時之得子容有遲早，請王勿殺。」王曰：「姑貸一死，遣之出宮耳。」維齊曰：「送薩馬王所可乎？」薩馬王者，為王中表弟。王允之，手裁書致薩馬王，使管理，并言倘有身，亟入告。

比羅時既抵薩馬王所，未幾，覺有孕。十月而產一兒，貌甚英雋。薩馬王即遣使以聞。哈倫王大喜，手答曰：「聞使言，甚慰。予今有子四十九人，多男頗累。此子仍寓君處，願撫教之，命名曰古代特。欲見

當相告也。」

薩馬王得書，撫此兒如己出。漸長，教以騎射諸藝。至年十八，才能志概卓絕，情懷矣。古代特性勇敢，一日謂其母曰：「我甚不樂鬱鬱久居此，欲投身戎馬中耳。隣敵方滋，邊氛甚惡，彼四十九人皆荷楯前驅，而予碌碌無所表見，甯不知氣！」比羅時曰：「予固望汝能自立勛業。然毋造次，靜待父命可也。」古代特曰：「時不再來，予寧耐此。今擬隱姓名，往哈倫自投效。俟建功後，自承爲王子，何如？」比羅時然其策，卽命之行。又慮薩馬王見阻，僞出獵於野，乘間逸去。

古代特乘一馬，色白而駿，飾馬之具皆以金布以翠錦，綴以珍珠。佩長劍，劍以巨鑽石爲之首，香木傅以玫瑰爲之鞘，盛矢之囊，亦麗其飾。道旁觀者，均嘖嘖歎賞不置。抵哈倫城，往見王。王觀其英姿颯爽，有名將風，喜甚。詢其名業，曰：「予開羅總督子也，好遊歷。偶經君所，聞戰事方殷，竊不自揣，願效尺寸耳。」王卽授以軍中顯職。

未幾，古代特譽大噪，軍士共敬愛，王眷尤隆，大臣均要結之，而諸王子則滋嫉忌。古代特日與王相接見，吐屬具智識，談尤衮衮不倦。王欲其長留宮中以監視諸子，雖古代特年亦富，而王甚信其有駕馭才也。

諸子聞之，益忿，私相語曰：「嘻，父乃以愛子之情，移之旅客，何昧昧也！今且使之監督我，必舉足觸礙。不如先發，共殺之，以復主權。」其一曰：「若是，則父必深惡我曹，益取疎外矣。不若假名田獵，出郭匿他所，久不返。父聞，必怒監督之失職，即不加誅，亦必見逐矣。」

諸子以爲然，乃偕往。見古代特，言往獵，即歸。允之。諸子三日不返。王謂古代特曰：「我久不見諸子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前三日以獵告，云即日歸，乃至今未返。」王聞之，色不悅。翌日，諸子仍杳。古代特之失職也，乃讓之曰：「諸兒出不歸，監督不得辭其責，速往覓之，不得，殺無赦！」

古代特大懼，急裝馳馬往，顛偃。至城市村落，必詢人曾見王子否，而迄無知者。悲灼欲絕，泫然淚下曰：「嗚呼，諸兄弟！其均爲敵人虜耶？若然，以余一人故而使諸兄弟嬰困，老父焦慮，予罪大矣，其何以補救？不如不至哈倫之爲愈也。」時古代特歸咎於一己，深自怨艾，旁皇憤慨，若無以自解者。歷數日，卒不能得。後抵一平原，遙見巨廈軒翥，周垣皆以黑雲石爲之，黝澤高廣。臨隔有一女，姿絕世，而不櫛不沐，憔悴若有深愛者。古代特行近此，隔女謂之曰：「君速去，否則且飽妖腹。此妖爲一巨黑人，日飲人血，此其居室也。復有一地穴，行人經此，皆擡置穴中，飢則取啖之。」

古代特曰：「無以我爲念，願若何以至此？」女曰：「予聞羅大家女，往報達，途遇妖，盡殺我僕，乘

我於此。妖屢欲污我，我以死拒。妖復予一日限，謂再拒，當令慘死。」又曰：「頃妖竊逐行客，行即來。君速去，稍遲及晚，時至促，雖急遁，恐無及矣。」

言未竟，妖騰越而至，巨體怪狀，騎而手劍，劍與馬之巨稱其人。古代特持劍當其衝，妖欺其弱，若不介意者，命釋劍就縛。古代特不少動，乘不意，以劍創其膝。妖怒，大吼聲震，以劍還擊，勢甚猛。古代特輕捷，急躍馬出其右。妖刀虛下，欲再擊，而古代特已乘間斷其右臂。妖墜地大嗥。古代特亟下騎，劍取其首。女自牖窺見，大驚，不意古代特英武乃至此，謂之曰：「請君搜妖體，取鎗以救予。」古代特檢得鎗，欲門入。女出，欲賜謝。古代特止之。女嘉古代特之勇，謂當世英奇莫與匹，自慶幸遇若人。而古代特亦喜己之能救女出險，相與談述甚歡。忽隱隱有呼聲甚哀。古代特方愕顧，女遙指地穴曰：「此中皆爲妖囚禁者。妖日取一人供其餐，故怖恐悲啼耳。」

古代特曰：「不意予之至此，竟若多人之待子以生者，當亟往釋之，想此曹之快脫險，當不減於汝也。」即共走詣穴，近則聲益慘苦。古代特爲之酸鼻。歷試諸鎗，門始洞開。穴中人以爲將實妖腹，相持號哭。

古代特既入，見一梯達地穴，中慘黑，屋角有燈若燐火。囚百餘人，皆梏其兩手。古代特謂之曰：

「妖已手戮，特來解諸君縛耳。」卽與女分破其桎。衆感涕。先釋者則相與遞脫之。須臾，穴中人皆得釋。

衆雖跪古代特前而擁其足，泣謝之。比共出穴，古代特乃大驚，不意四十九人遍蹤跡而不得者，今盡在其中。喜而雀躍曰：「汝輩乃皆在此！王以若曹久不返，甚驚怒。今幸相見，可復命。倘失一人，則予雖戮妖，不能始終愉快矣。」

四十九人皆一一與古代特相抱爲禮，言以漫遊累君蹤跡，予輩之獲再生，繫君之賜。古代特偕衆周歷各室，中儲物稠疊，若珠玉繡繡，若波斯氈支那帛，皆妖劫諸行旅者。中半爲諸囚物，命各自取。餘則均所有。古代特曰：「惜無馬載之。」衆曰：「子等本有駝，爲妖得，想猶在廐。」覓之，無一失，諸王子之馬亦繫焉。廐有黑奴十數，知妖死囚釋，均奔遁。衆不復追。各以駝載，別古代特而去。

時古代特謂女曰：「若將焉往？我必能達若志，想諸王子亦有同情也。」四十九人皆曰：「諾。」

女曰：「予居距此遠，諸君胡能與偕，恐余亦終不能返故里。予前云來自開羅，漫言耳。辱大德，又曷敢不以實告予，王女耳。王爲奸人弑而篡其位，故予潛逸至此。」衆聞之，講述其端末。女乃言曰：

頭耶巴^①之城實據一島，中有王統轄之。王戀於德而無嗣，祈諸上帝。久之，乃誕子。王以非男也，

快快。既以天爲之，亦聊持以自慰。及子年漸長，父延名師，傳授政治法律及諸學術，蓋父將以子嗣統也。

一日，父出獵，遠逐一野驢，遂與衆相失。日暮，驢竄林中，不可見。父下騎稍憩，遙見林深處有微光，謂當有居人，可遣以往召僕從，乃向之行。

漸近，則光自一茅屋中出。窺之，中有人，色黑形巨，其獍獍，箕踞榻上，前設罇一，酒器一，方炙牛下酒。旁一婦，美容顏，兩腕受繫。有小兒甫二三齡，號泣不止，若知其母之遭此不幸者。黑人飲自若。父憫之，思入殺黑人救婦，恐勢不敵，徘徊戶外，圖以智取。俄黑人有醉色，顧婦曰：「汝何執意必欲試予酷刑耶？甘苦汝自擇，倘相從，則樂故無極。」婦曰：「予終不能一釋憤恚。汝豈自忘爲怪物而望予易志耶？」且語且罵。黑人大忿曰：「汝亦知愛可變怒乎？汝嗾予，予豈不能相報！初予以愛汝故，這一死，今則不汝貸矣。」即手挈婦髮，使趾離地尺，舉劍欲斬之。父見之益憤，亟引矢射中黑人胸，仆而斃。

父入門解婦縛，詰其何由至此。婦曰：「近海地有沙蘭生^①族，予卽其酋長妻也。君所殺黑人亦隸酋長部，黷予色，懷叵測，將乘間奪予。一日，予攜兒行僻徑，黑人卽篡予而逸。既恐爲予夫跡得，故去沙蘭生界，潛伏此林，已數日矣。予矢志不辱，卽無論其如何慘酷加予，予終不懣。彼日恫嚇，謂不從當

置極刑。予雖受縛，舌則自由，痛罵以激其怒，願速死爲幸，不以志節易生命也。君聞予事，或尙不薄予，而知援手之非濫者。」父曰：「予深喜汝志。茲幸已出險，予當終庇汝。倘復遭不測，則予不辭咎。明日朝暾上，當挈汝歸頭耶巴。予實主頭耶巴國。汝可留宮中，汝夫當來逆汝。」

婦聞甚慰。翌晨，父卽挈之歸。甫出林，卽值僮從來，見王驚喜。王述所遇，且謂如先爲黑人見，恐不得生還矣。從者負婦及孩以行。抵宮，以別室居婦，且傳其子。久之，其夫不至。婦初頗鬱鬱，後以父遇之厚，漸亦安之，無去志。其子漸長，貌俊，且顯悟，頗知媚王。王憐愛甚。廷臣疑父將使之尙主而繼位也，敬禮甚至。彼知廷臣意，心竊喜，恃王之寵，尊貴欲與他國之諸王子並。又以父不及賜婚事，竟冒昧自陳。父隱窺其驕恣，以徐圖答之，意色仍和霽。

彼自命貴冑，求婚於父，直如要索。父卻之，彼卽引爲大辱。卽背棄不顧，與朝中諸僉人謀不軌，刺刃王胸而篡其位。弑王後，率亂黨入宮中，度其意欲逼予爲妻，否則殺予以固位。幸維齊忠於王，乘彼行弑，潛來宮，挈予匿其友所。維齊願借遁，不甘事賊，欲與予往隣國乞師復仇，乃具舟，發自島。數日颶風起，舟觸礁沈。維齊及同行者皆與波臣伍。予則驚極昏眩。比蘇，身已在岸，不知何由上，或適附破舟木，漂流達岸，抑上帝欲再磨折予，故使予不死也。

予自怨所遭多舛午，且子然一身，不如速死，擬投身入海。忽聞人馬聲甚雜。返視之，有馬車一隊，中一少年，騎而冕，綠衣以金繡，寶飾其紳，貌都氣藹，望而知爲會長。見子癡立海濱，則大奇，遣問。予痛泣不能對。時折橋斷板，隨波出沒，衆見之，知子舟破飄流至此。以子重悲感，嗟嘆窮詰，且謂會長溫仁，倘有求，必可如願。

會長見使者未返，躬來予前，目注之，戒衆勿詰。且謂予曰：「若遭此厄不死，良亦天幸，勿以困頓絕望。哀樂何常，號咷於前者安知不娛喜於後乎？予雖不知若家世，視若舉動，已得梗概。盍偕予歸？予母慈，必有以慰汝也。」

予感其意，諾之，告以故，并述奸人篡弑事，衆甚憫惻。會長卽偕予歸，導見其母，爲陳顛末。母亦悽然，再三慰藉。居久之，會長甚重予，請娶予爲后。予自念窮蹙，幸主厚，得寄此身。或者竟賴其力以雪弑父之恨，未可知也。遂允而結婚。吉夕，儀甚崇盛，廷臣均入賀。而隣國瑞吉巴^①王乘不意來襲，率大軍夜登陸，長驅薄宮闕。諸臣倉皇竄。予與夫幾爲虜，幸得潛脫，遁海濱，伏身漁艇中，隨風所之。二日，見海面有帆影，意商舶，或可求援手。既近，大駭，舟中十餘輩，露刃植立，皆盜也。瞥見子舟，卽躍入，縛王及子以登盜艇。盜去面網，皆大喜，競欲得之。初則爭鬪，繼則短兵接。須臾，屍縱橫，僅餘一人。謂子曰：「今

汝爲我有矣。子前許爲開羅友人覓佳麗，當以汝贈。」又顧子夫謂子曰：「彼何人？與汝何屬？」子告以實。盜曰：「然則不當使彼見汝爲子友人奴。」卽投子夫於海，子竟不能救。

時子憤不欲生，思自沈。而盜覺之，縛子於橋竿，揚帆行。抵陸至市，購駝馬，僱僕從，擬往開羅。道出此突遇黑妖，遠歸之，黜然而竄，以爲塔也。近始見其人形。妖揮巨刃，命盜盡納所有，爲其役。盜不屈，率僕從攻之，皆強悍敢死。相持良久，盜卒不勝，中刃死。衆僕殲焉。妖卽提盜屍挾子入其室，卽破盜尸吞咀之，俱夕食。見子悲泣，謂子曰：「汝至此，終不免，惟服從爲宜耳。姑予一日限，汝其熟審之，毒刑而斃與生而受眷也孰愈？」卽扃子室中。脫今日此妖不授首，子不知當受若何楚毒死也。

頭耶巴公主述畢，古代特曰：「子深憫汝遭不幸，惟汝之將來則惟汝自擇。今子願以宮壺居汝，哈倫王寬厚，必能容汝。汝大厄而遇子救，此中不謂無緣。倘荷降心，請諸永好。彼四十九人皆哈倫王子卽以爲證，何如？」主諾之，晚卽行結婚禮，并出室中所貯之果饌以爲饋。明日，首途歸哈倫。心旣適，覺風景觸目，令人怡曠。比距哈倫城止一日程，古代特乃以酒徧飲諸王子，起致辭曰：「今子不復能隱子實名。古代特哈倫王妃比羅時子，君等之兄弟行也。幼受育於薩馬利亞，長而始歸。久未實告，惟曲說之。」言竟，顧主曰：「卿幸恕子祕不先白。卿允婚時，或終以貴賤非偶爲嫌。使子早布腹心，或可免

卿此想。」主曰：「否，妾欽君英武，一見卽意懽懽不能釋。縱今日不知君爲王子，予心亦至懽幸也。」

諸王子聞而忌之，僞爲歡笑狀。俟古代特夫婦寢酣，乃共竊議去之之策。中一人曰：「吾思父王倘知古代特爲己子，並聞其殺黑妖事，必嘉其勇，使之繼位，予等則永爲臣僕矣，奈何？」衆聞之，皆扼腕大恨，必欲甘心而後快。嗚呼！此四十九人者，設不得古代特，果妖腹久矣，乃棄其德而欲致之死，甚矣哉！嫉忌之爲毒也！乃相與潛往古代特臥所，乘其睡，以匕首擊之，以爲必死矣，急共跳身赴哈倫。

是時，古代特創甚而僵，血殷褥，絕無生氣。主覺見之，大痛，號呼自擲，悲不欲生。且泣且訴曰：「吾英勇無匹之古代特，乃見賊於兇奸，竟倉猝飲刃終耶！殺君者果爾兄弟行，抑黑妖幻形來耶？不然，何殘酷至此！然予之責他人而不自責也，亦過矣。君之罹慘死，未必不由於予。自予去故國，屢遭不幸，是天欲禍我也。君出予於禍，而身受其酷，是不啻移禍於君也。予不足惜，獨奈何以君之瑰奇雄特，而因予以畢命耶！天旣欲使子殘，又何故使子見愛於人，旣予而復奪耶？」悲慟間，見古代特時尙微有呼吸，主乃往謁醫者。比借醫返，則不見古代特，周覓不得，疑爲野獸攫去，主益哀痛。醫見而憐之，令主偕至其家。

醫勸慰備至，主終不懌。一夕，詢主端末，謂尙能爲力，當不辭。主略述之。醫曰：「徒悲何益，旣爲其偶，

復仇之舉義不容諉。幸忍摧痛，盡任責。予聞哈倫王慈明公正，倘往謁，自披訴，諒王必能成汝願。不愈於今之坐泣耶？如有意，予則請從。」主然之，醫乃僦一駝，與主往哈倫。

比人城，詢市人以朝宇近事。皆云：「王有子曰古代特，育於外府，匿名事王者久，今忽不知所至。王及古代特母比羅時時悲念，使人遍蹤跡之，不得。古代特有勇略，國人皆惜之。王尚有子四十九人，皆不同母，才皆在古代特下，王益無以自慰。復大索數日，消息杳然。大率已爲異物矣。」醫自度爲主計，不如先見比羅時。然事險，易生變。恐四十九人聞而加害，使不得白其事，而彼剝刃之陰謀，乃不虞暴露矣。醫擬已先獨往，然後導主去，與主議決乃行。途次，遇一婦跨驢來，衣裝都麗，女婢皆騎以從，衆黑奴爲擁衛。民皆分行立，伏地致敬。醫亦效之。既過，詢旁立之噶稜達：「頃所見得毋爲王妃？」噶稜達曰：「然，是王妃之一，民最敬慕之，以其爲古代特母也。古代特之名，想君所耳熟者。」

時比羅時方以賑事赴教堂，並申祈禱，使古代特早返。醫聞之，卽從其後。國人亦望古代特得還，相與入祝。醫雜比羅時僕從中，備聆祝辭。俄比羅時將出，醫私謂其女侍曰：「子有事欲白王妃，能許爲先容否？」曰：「王妃念子切，意不適，何暇及他事。必事與王子有係，則予可進言，君當蒙召。不然，卽力請，無濟也。」醫曰：「予所欲言者，正太子古代特事也。」曰：「若是，從吾曹入宮，必可如願。」比羅

時歸，女侍如醫言入告。比羅時以事涉其子，急欲知所以，立召醫入。盡避衆侍，留忠護者二，乃溫語具詢。醫先致敬禮，然後詳述古代特戮妖拯諸王子事。語至諸王子刃斃古代特，比羅時痛極而暈。良久蘇，醫乃續述餘事。既畢，比羅時曰：「歸告頭耶巴公主，予必以彼爲她。亦必有以酬汝。」醫去，比羅時哭其子甚慟。哈倫王至，語及古代特。比羅時曰：「古代特死矣！」因備述醫言。王大怒曰：「世間安有此負心子！我必有以重懲！」盛怒出，召維齊曰：「急遣兵千人，往擒子四十九囚之於塔。」維齊大驚疑。王并言「後一月予不復聽政矣。」未幾，維齊覆白諸子已如命捕禁。王乃更使維齊召古代特妻至，且言當優視之。

維齊卽列仗往迎頭耶巴公主。主親妝而騎，轡勒燦然，前驅後從，傳呼煊赫，醫亦廁其間。觀者麻集，知爲古代特妻，益大歡忭。王逆於宮門，導主入比羅時之室。主見比羅時則大哭，比羅時亦哭。主乃備述始末，并乞王雪古代特冤。王曰：「此四十九人已幽囚待命，須得古代特屍始能定讞，不然，民將不服也。」卽命維齊速相地，營主居室。並造古代特墓，立其像於上。王躬詣墓爲禮，遠近多有來觀禮者。

時隣國之仇哈倫者又與師來侵，敵氛漸逼。王思脫古代特在，宜其武畧，一戰足以震讐之。於以

揆張國威，快復何似。念之益悲，恨不已。比兩軍交綏，方互有傷殺，而塵飄滾滾，白遠起，一馬隊捲地來，直搗敵壁，所向披靡。其主軍者尤勇銳，不可當。敵軍大敗，死傷略盡。王大悅，諦視主軍者非他人，王子古代特也。驚喜相持，各述別後事，歸見其母妻。

初，古代特之遭刺也，傷而未殊，暈不知人事。比稍蘇，創甚不能興。又不見頭耶巴公主，蓋未知其出謁醫也。適一農過之，見古代特負傷重，憫而以駝載至其家，爲之療治。創竟愈。古代特盡贈所攜鑽石，擬回哈倫。值隣敵入寇，卽聚市中諸少年，以兵法部署，用以攻敵，竟獲大勝。

於是王以諸王子共謀殺古代特，雖未死，罪當誅，欲盡置之法。而古代特力爲求免，乃止。王乃命立古代特爲太子，而釋四十九人，并厚資醫。古代特與諸王子相見如常時，絕不以前事介抱，其洪量洵不可及也。

① 哈倫城 (Harrah)

② 頭耶巴 (Deryabar)

③ 沙蘭生族 (Saracens)

④ 瑞吉巴 (Zanguebar)

先是史希罕拉才得述蓋訥曼事，深饒興趣，蘇丹聆之頗樂。至是史希罕拉才得曰：「陛下前聞蓋母等受屈，則爲扼腕，迨聞後復被寵，則又爲之驟然。倘聞疑夢僞死事，亮又當大噓不已矣。」蘇丹急待引耳，奈時值晨興，不得不俟諸詰旦。屆時，史希罕拉才得爲具道亞布海森所遭：